南漢日記

南漢日記

丙子十二月二十日巳時

李景稷回自奴陣 上引見入侍假注書李晳記事官俞撤李景稷曰馬胡則在他處鄭命壽與他胡一人進來使具宏軍官解書者問之則曰非我爲非爾國自爲非也當初朴仁範之歸也言之甚詳使及十二月二十五日送使矣不爲及期而送之雖送朴簹而此則例送之使也以此不得已還入許多軍馬凍餒備至而爾國不爲顧見前日大臣所傳之言亦不回報令若不許則我亦無奈何也再明間汗率大軍當到松京爾國若不顧見則我豈惜爾民

也哉且命壽曰我則朝鮮人也頭雖剃髮心則朝鮮雖欲
近前相言而馬胡必疑其密語故不能也云此奴曾前少
棄遜事令乃如是甚可兇也 上曰極兇責而送之可也
李景稷曰西路將士雖不能撃賊賊之聲息可以馳報而
一不為之報諸處外援亦不來甚可怪也近見軍情皆欲
出戰而守堞之軍累日凍餒暴露已極所可悶欝者此也
上曰尚令不來甚可駭也李景稷曰守堞軍雖給衣服而
不可盡給使本府醸酒而亦無異於投醪臣意則欲以醬
水温給諸軍而亦患無器也 上曰諸寺中多有佛器何
不取用乎李景稷曰臣與李聖求相議則今年勢難藏氷

以其空石散給軍卒似可矣　上曰休爲他說話速出往
見差胡結末而送之同日朝　命招羅萬甲曰爾句管粮
餉矣當支幾日耶對曰京畿各官軍兵不及持粮驪州楊
州等官軍兵自今日給粮矣然粮儲則頗多雖多用足支
六十日節用則可支七十日矣臣言於户判馬太則一日
給一升百官奴子則以皮穀給之自今見粮一萬四千三
百餘石足以支過而所窖者蒭豣也　上曰粮餉如此誠
非偶然一日放料通計幾何曰未及詳知盖初定吾日給料
粮之規今二日而未盡給畢給之後方可知數矣醬亦二
百二十餘瓮而前後用下者僅十五六瓮矣　上曰空石

聚而勿散則爲助不少矣萬甲曰今日自體府亦下一千
葉矣 上曰爾所掌之任命脉所懸勤愼爲之萬甲曰甲
沙倉穀野也難輸古郡倉有循長峽出去處足以運來江
原道軍兵若來可使輸入而尚稟聲息誠爲渴悶入城軍
兵昨日則九千三百餘名今日則幾至萬餘矣 上曰軍
宣至如許乎無濫報乎問於體府萬甲曰小臣未受任前
放料之穀已如此大槩軍兵通計一萬二千餘名矣 上
曰萬卒二日半之粮一萬石也景曾曰一萬石爲五十日
粮矣 上曰皮穀幾何萬甲曰皮穀分給百官百官皆以
爲使後巡則當以赤豆通擬分料又巡則當以菉豆通計

分料大槩粮餉則五十日之内無可慮者勿以爲憂焉醬
之餘存者亦二百餘瓮矣　上曰一瓮容入一石餘耶對
曰前日釀酒時以五瓮釀七石未以此見之一瓮之醬必
餘一石矣且通路之事不可不急等待援兵恐失機會今
日具宏軍所殺賊亦甚多矣景曾曰今日之獲實丁卯以
後所未有之功也萬甲曰今日聞賊多造器械云甚可慮
也　上曰此言似虛矣萬甲白新羅末世四面見侵而綿
綿支過而蓋無他策戰亡者贈職爵其子孫故能使人忘
死今可舉此盛典也　上曰體府多事不能舉行兵房承
旨次知舉行已而南門外捷報至　上曰壯哉萬甲曰軍

情倍激者以　主上在此也勇氣如此何事不成聞賊之
用兵必置後援云使我兵亦效爲之如何　上曰人心極
可嘉矣目見同類被殺而冒刃前進此豈偶然哉萬甲曰
廣州軍兵等以其父母妻子盡爲披擄故無不涕泣思欲
復讎者此輩可以募送矣聞將帥輩以自募者爲欲爲逃
躲而不送故軍心頗忿激矣　上歎曰都元帥所率御營
軍亦五千此非小軍而置之無用之地可勝痛哉　謂承
旨曰爾其出去死兵恤典事明査處之且聞寺內有僧云
命僧瘞之使立牌子以待其子孫族黨之尋尸可也若或
傳遞送葬則其爲憾恨如何死者特給宗僉知帖以給其

同類他日子孫録用時以此當爲蔭此事予與承旨共之
矣萬甲曰私奴則免賤爲重賞初番則只免賤再番則給
官職何如 上謂承旨曰赴戰之卒欲爲饋酒而不能覔
酒甚是欠事此後令本官釀酒可也罷出 傳曰南城把
守前萬戶李成翼力戰殺賊卽陞堂上事言于兵曹尹集
請對 啓曰小臣以督戰御史在北城矣當初北城皆排
御營砲手此輩以其才出衆不勝技癢再昨出戰殺獲頗
多故益願出戰皆欲空城下去臣與元斗杓親自挽留則
軍兵皆怨曰出戰則可以成功而空使排堞坐視凍死者
抑何意耶其情可以知之也晝則使瞭夜則候望而屢日

候望精力以疲雖加以嚴飭有若死人賊若卒犯事無可
爲急發將兵此正其時而論議掣肘尚不出兵言於體府
亦不如意臣之所望只在 聖斷再昨之戰臣實詳見士
氣百倍萬無不勝之理矣 上曰爾之所掌乃御營哨耶
渠等雖慷慨欲戰亦不可輕易爲之也集曰使各衙門大
將除出軍兵使之出戰則似好矣 上曰各門皆以除出
軍兵出戰矣雖然當詳細候望而出戰可也不爲候望而
輕易出戰脫有不幸大誤事機矣集曰賊方馳進時雖鐵
騎如飛而一聞砲聲奔遁不及以此見之火攻甚好矣
上招戶曹判書金藎國曰昨與再昨三處出戰軍兵已給銀兩

而尚未犒饋誠為埋沒令欲犒饋其可為之耶蓋國曰牛
馬則可以得之而酒未及熟矣　上曰些少之酒亦不可
得耶蓋國曰再昨始釀未及熟矣當出往見之且軍兵來
到闕門者可以饋之衆軍則可以遍饋也牛馬肉則雖遍
饋亦有得路矣　上見南隅臺馳報曰此處所屯軍皆得
生還矣饋酒事當待熟為之乎景曾曰酒雖熟不可遍及
自　上招見出戰士而饋之何如　上曰欲只饋自募出
戰者矣蓋國曰自募者亦難盡饋矣以摠戎使狀　啓　上
親示承旨曰爾其觀之景曾曰當初以此屬為必死亡有
褒奬之　教矣令既生還則當別有褒賞之事何以為之

藎國曰壬辰之亂亦設軍功廳矣體府多事不能專一擧行請依此法別立軍功廳如何景曾曰此法甚好令吏曹叅議李敬輿兵曹叅議鄭基廣專掌其事名以軍功廳堂上如何 上曰其法甚好李敬輿鄭基廣等招之 上謂藎國曰羅萬甲言軍粮有裕云何誤察耶對曰並皮雜穀僅萬餘石矣 上曰然則羅萬甲據何而云爾耶其招羅萬甲以來藎國曰各官軍兵亦不持粮故并一體放料矣李敬輿等入來 上謂敬輿曰自願出戰人輩棄主掌行賞者玆使爾等專掌其事名以軍功廳爾其次知郎爲擧行酬功報勞各適其宜無冒受無落漏着實爲之敬輿曰

吏兵曹之職除授一事而已如免役免賤給銀等事亦爲次知乎 上曰銀則言于户判受来分給可也 上謂景曾曰昨日黑衣者砲殺紅甲之賊最爲分明云此人則知之甚易其令招来依斬級例論賞可也基廣曰渠輩中亦未詳知相爲爭功矣許啓請對敬輿曰最悶者軍兵凍餒事也蓋國曰伊賊或十五爲羣或二十爲群頻到城下必欲使城内人疲於防備不得休息也敬輿曰朝士中或有身外所着餘衣請令收合送于軍士處如何基廣曰此則昨日已爲舉行矣林墭請對 啓曰小臣以督戰御史往城上觀軍情少無觧怠寔前古未易得之事也若非聖德

何以致此臣意窃以軍情雖欲出戰若或敗衂則甚危事也李曙申景禛掌兵既久諳於事理密教此两人使險阻處誘引賊兵而討之則可也不可以大衆成群下戰也昨日臣在南門見具宏放送精砲誘賊斬獲至於二十餘騎而旋軍之時賊兵由後殺害我軍三人甚可惜也 上曰御史等雖是空言當慰諭軍兵使之知感可也軍士等無炊飯釜鬲是可悶也埭曰臣當初請收入城外釜鼎而不聽臣言不爲早處悔之無及矣城内亦無釜鼎使之募納使軍兵得喫熱湯如何 上謂景曾曰鄭鳳壽何處在乎景曾曰渠以病未得侍衛故不及來矣今聞自 上移駐

江華半路狼狽還到城下不及入者亦多云矣墉曰鄭
鳳壽之守城也女人童子亦皆授灰下石得以全城云令
可以依此法也且南城以他城見之則亦非不險而以此
城論之則似為平坦故黃一皓於昨日 啓請添兵而皆
無游兵矣今聞李時白軍官可為游軍者甚多而時白所
守處最為險阻可令除出且此城中人口亦且數百並令
添守南城如何 上曰此地募入民兵何不用之耶許啓
曰臣父方為牧使臣實詳知矣此地兵民其役甚苦一應
策應事及官吏之役皆使民兵當之矣景曾曰本官之事甚
煩有不可堪者 上曰本官有何煩事 上招金蓋國羅

萬甲問曰粮餉幾何萬甲曰米太豆并一萬八千石皮穀五千八百餘石矣 上曰所謂異於戶判之言者以此也萬甲曰本官官廳之穀并皮雜穀亦有四百餘石矣 上曰戶判則以爲僅支開月初旬然乎萬甲曰軍兵之數一萬三千有八百足爲五十日之粮矣軆臣以爲士大夫則給五合或七合亦無妨云如此則當至六十日六十日相持之時豈不結末乎芻草雖不足馬匹不須關也 上曰酒雖未熟牛馬先爲烹熟送于出戰軍兵処諭以酒未熟先饋肉之意如何萬甲對曰渠等必知酒未熟矣差待毋明則酒當熟矣請一時犒饋如何 上曰依爲之蓋國曰

軍兵數已至一萬四千宰臣以上七十餘員堂上以上五
十餘員堂下以下二百七十餘人矣 上曰若是其多乎
因謂景曾曰賴天之靈復覩日月則扈從人員當有恩典
並使錄名以置萬甲曰醬亦二百餘瓮五日分醬僅十餘
石以此推之亦足支過矣士大夫亦未持醬可以分給也
上曰士大夫處亦爲分給 上謂承旨曰聞軍兵皆拔劒
斫木云將焉用芒刃哉其令城中人持斧應募胡差三名
到南門外請和 上命招大臣萬甲 啓曰此時若發和
議則軍情無復可爲矣 上曰只當問其所以來而已萬
甲曰分醬一事令督戰御使爲之俾無落漏之患 上曰

依為之且定樵採軍出門外刈来 上謂金瑬曰聞胡差
来到云欲責我以何事耶瑬曰送崔鳴吉問之如何 上
曰鳴吉性甚疎不可使也送戶曹判書李景稷瑬曰姑使
其處將帥答之渠若以誠信来則觀勢為之未晩也初頭
則當峻斥曰我之所以欲和者蓋以十年相好一朝毀之
於義不可故 不欲渝盟矣汝今乃以難從之事折責是汝
自渝盟矣我則當有一戰而已以試其誠僞如何 上曰
依為之瑬曰伏見軍情士氣百倍前日小良軍官昨日偵
探故郡賊陣則分屯為十五陣而多処僅百餘名小処則
或十五名四五名云今日 御營軍自募者八十人馬添

自募者亦甚多姑選一當百二百名夜擊東門外屯賊先使砲手放火待賊兵驚亂而衆兵俱發則渠必不得分屯因待公清兵上來結陣於近峯鼓譟相應則渠必退縮而不敢肆矣 上曰出擊事可以相議爲之團束即速爲之瑬曰聞則賊方造雲梯雜兇云必趂今夜擊之可也且其爲役者皆我國之人而渠則坐休云當詳細探知欲爲出擊矣 上曰我軍幾爲出戰故渠欲緩我而來請可許啓曰巵來諸色軍或有不緊者如挾輦砲手內禁衛不精者分排城堞如何 上曰已送矣許啓曰拾石一事士夫奴子則皆已排堞矣且有無奴者用此拾石甚爲零星臣以

爲 王子駙馬所率最多請一體施行 上曰王子駙馬
所率幾何哉啓曰渠欲緩我則我亦緩渠兵如何 上曰
當以何對啓曰聞兵法當戰則以和緩之當和則以戰威
之云矣順平 君請對 啓曰閔震益者再昨特拜兼叅軍
渠甚感激言於小臣天恩罔極無以圖報請受標信往督
全羅忠清等道兵使云臣使渠言體府中軍則中軍咨
以姑待小臣親告於體府兵判則亦不卽從不勝悶迫之
至聞忠兵上來而迄無聲息都元帥亦至今不來誠爲渴
悶渠欲得同志四五人排陣出去分下三道矣 上曰沈
器成已爲出去乎景曾曰必已出去矣東陽尉申翊聖請

對曰臣今聞胡差來到門外云必欲責我而更來矣當加
嚴斥以畣後乃可也若令主和之臣接待則必再誤事機
使軍情解弛勤王者中止矣自古狡虜例以此術亡人之
國伏願勿爲所動廓然堅定如何　上曰卿言甚是以我
之違日分捕故渠亦忌憚欲爲緩我之計也當以何辭答
之耶翊聖曰臣意以爲當答之曰當初三件事皆是不可
從之請而此外又出不忍之說我國雖甚疲弊豈肯終始
見責乎設使我國不得支保爲　天朝得正而斃亦無愧
矣速退去休瞞我云云可也　上曰還泒戶判李景奭
請對進曰臣常恐東暗門之受敵矣昨往見之比之當初

頒為嚴密且諭以 聖上軫念之意則將士無不揮淚士卒皆願一戰矣 上謂翊聖曰軍情如何對曰軍情則無患矣西門曲城似為虛踈此處不可不嚴備也景奭曰軍情目見死傷而若無怖色慷慨先登皆懷必死之心以此合戰則百勝可期 上曰軍心當察察兩班則不可知也景奭曰如此有不可堪最為矜悶中使使官之類送宗為勞問之藏典而無知軍卒認為摘奸父子兄弟之分揀蓋為古人之良法而蒼皇排堞不遑訪問且朝士扈從者皆令分排露宿風櫛既非所閑况其老者尤有難堪令者繩以一切之法晝夜不得休息則決非可生之道至於督戰御

史常時則恤其飢寒臨戰則督戰可也此等事合有所處通 上曰然乎決是難堪之事朝官守堞實爲無益景曾曰軍心以爲朝官尚有之則豈無助哉 上曰言于協守使使之分畜賊人爲蜀人助勢云吾亦爲之如何廣敬曰甚好矣景奭曰石車一事可鏖數百之賊臣自初言於諸將督戰而尚不舉行石車非難造之物也一小木一板子可以造之而不爲置意甚可恠也景曾曰石車有可用處云矣景奭曰如東南門上堞爲石車懸於五六處賊雖迫城無足可畏而主事之人皆醉矣 人主獨斷當平時則誤矣此時則事已危急若非 聖斷將不可有爲而京畿

監司頗有幹能使主幹石串則萬無不可為之理請招李
溟言之景曾曰曲堞蕩入此實例事而尚未擧行誠爲可
悶景奭曰臣會語於張維等矣軍中氣像當以談笑導之
務使人心鎭定可也令者如申景禋輩皆以爲國將亡也
朝不謀夕矣遑遑奔走以撓軍情此豈理也人之言者皆
以城孤爲危而臣之愚意竊以爲　聖上之入此城實是
殲胡之機也十五日出城還入亦豈天誘其衷耶以天文
言之今年宗屬胡亡之運云安知入城乃爲幸也李溟入
來　上問曰御近爲何事對曰號令不得出城外臣空坐
城中而已金蓋國還來　上問曰當以從前見賣事直言

之乎蓋國曰當以汝自初反覆不定而吾以為十年和好
一朝背之不祥故許之矣汝每每出難從之言今則大戰
而已更無他事答之如何景稷曰渠必畏我矣當不能逼
來臣等當舉義斥絶曰爾等欲為和事當退舍遠去云云
如何　上曰亦不須如此言只當告之曰汝之欺人至於
此極欲伐人國則明辭伐之可也以和誘之潛師來襲其
為奸狀不可與更交因深責其欺我之事且示我不可每
見欺之意而已蓋國曰當言汝到義州時可以伐之而十
年相好先伐未安容汝入來矣見欺至此實甚痛憤豈可
重為天下笑乎云云可也　上謂李溟曰監司無可為之

事專掌一事可也聞軍士樵採甚難以斫伐木云極爲可
憂遂其城內民丁營得樵採及石車事且城內之木不可
以繼送入城外樵採以入釜鼎最無出處云亦爲覔給可
也湞曰小臣受 命於危難之中冒忝爲巡察之任出外
號令調發策應是臣職耳欲爲冒死出城經營凡事矣指
討使等雖已出去而臣寔爲道主不可不出外號令也
上曰卿何以得出去耶湞曰小臣雖老似聞古群屯賊僅
百名云若率精炮數百名逐之則一路可通如楊州利州
皆將次第通路仍率軍兵守其要害則最善矣縱使不能如
是亦可以通命脉矣沈晛成年雖少志雖善間路潛行安

保其得達乎　上曰此事當更思爲之遠爲出去擧行所教三件事可也景奭曰圻甸守令輩率民丁燃諸峯爲疑兵則渠必有惧心須深之際馬亦疲困豈無所補哉溟曰石車當必多造乎造車必以木無出處若造十餘車可以爲之必令多造則恐不得爲也　上曰率砲手捕逐伏兵一邊樵採入城可也且此地亦有民居諭以日後重賞之意借其釜斤伐取柴木卿素有忠誠到今不爲盡力則何時效忠乎溟曰何敢當也以臣所憂者城中無游兵可盖賊不必蟻附四面當由一處而入如最險不足守之處除出其軍以爲游兵如何　上曰其言甚是大將皆醉不可

説廣敬曰人告之以好言亦不聽從尤可悶也景奭曰擿
奸頗毄人不得睡候望一人之外其餘則請使輸田就睡
溟曰目令最窘者芻草也近村所儲可以聚來而夜不開
門極爲可悶廣敬曰何必夜間取來乎若砲手而往則
雖晝亦可取來也　上曰晝則彼亦知之知之則必爲燒
火夜間取來可也景奭曰請自大臣以下并脫一衣與軍
卒　上不答　上招朴潢曰聞老士大夫皆守堞云甚爲
未安何以如是耶對曰此非自廟堂分付事也士大夫各
自上堞令則只定年少堂下矣　上曰使之番休爲可支
之道且聞李溟之言將軍不足云不緊處所排軍抄出爲

游兵可也南隅臺堞卒磨肩而立云除出爲游兵甚便矣
言于體府傳令于各營抄出多排處軍兵若危險處則立
獨人而除其兵爲游兵指而言之者以爾年少能勿忘也
莫爲並醉景奭曰伊賊不無其國往復之事有旨去時並
給伏兵捄捕之意如何　上曰依爲之景奭曰唐德宗喫
得艸根亦圖興復此實大振作之機也勿以自沮遂退出
廣敬曰小臣在此別無可爲之事請往城堞宣諭勸問之
意如何　上曰依爲之諭以夜來寒緊何以經過之意可
也景會曰以摠戎使狀　啓進曰此兩人當爲論賞而梁
勝龍功最多云矣　上曰全福龍除禁軍梁勝龍更爲問

来 金瑬引對 上曰守堞之外更無游軍云令各哨除出游軍如何瑬曰各有大將豈不善處乎兵事豈容人人議之耶具宏以南陽無游軍來告臣給御營軍二十名猶以爲不使矣 上曰非爲除東送西也各除其哨內軍兵爲游兵可也瑬曰業已如此矣 上曰問之督戰御史瑬曰督戰御史亦恠矣我國之人孰有加於此將輩而方外之人皆以爲不足故諸將頗無興心矣用兵異於他事不可使人人議之也 上曰雖然策之善者擇用何妨瑬曰聚石不多處責之哨官則以爲手起凍石勢甚不易使之作炬則以爲有燭使之作蒺鉄則以爲有劒都監軍士節

制已久不足患也　上曰此則然矣排堞則不能善處可恨璽曰排堞亦豈不知而分軍耶　上曰軍心如何璽曰近来人心頗堅目見賊騎着甲馳進而顧無畏色事以有爲也　上曰游軍之事須問之雖外人之言善則可用也排堞之軍臨時抄出則其勢莫及使於一哨中各選若干兵人持三稜杖賊来而擊之可也璽曰平地城則四面受敵難料賊犯此處則有異焉當專力於可慮處耳　上曰每哨各選廿許人不必遠離暫爲退待使五人立堞而一人爲游軍則若遇賊来出入相救矣璽曰石車事折伯言之而以臣所見無可用處且不知其用法無益徒擾耳勿

爲之也李行遠曰此城則別無用石車處矣 上曰雖然豈無可用處乎李時白曰曾欲爲之而受任未久不遑及矣爲之而不成亦何妨乎瑬曰此城物力反不如殘縣凡事難可辦矣 上曰牧使亦不省人事矣緣多事不能擧行耶瑬曰若使京中咒具得來則守城一事千萬無虞矣行遠曰似聞都元帥軍已到京城李曙軍官李尚聚者來言之矣瑬曰軍心如此倘使外援來到則彼賊腹背受敵不亾何待行遠曰京城屯賊亦僅五百餘名云矣 上曰時不焚蕩乎曰姑不焚蕩云矣 上曰江都更欲送人耳其處必須善爲防備金慶徵其能辦得乎金瑬曰臣之子

雖不敏人之所爲者可以爲之矣且李敏求與之同往請
無虞矣 上曰其人果似唐突矣凡事十分善處臨時相
機且 嬪宮亦往其處解氷之後則尤爲可慮以此意通
之可也 上招督戰御史李命雄等將欲有言金瑬曰此
等多出叅謀官無定數甚不可也 上曰叅謀官幾人耶
朝廷無名令耶瑬曰當身等自定之矣 上曰勿爲之可
也督戰之任常時則撫恤臨戰則督戰而已置叅謀何用
哉命雄曰臣所受六堞以其地險故僅排二人矣 上曰
然則何不立蒭人耶曰無兜具可造矣 上曰此等事何
待官家人各率奴子所以定御史者欲使率其奴子如私

家事也一面御史聚會一處同食同處若同捿然可也金
瑬曰俞百曾之所為人皆笑之　上曰晝則往見夜則退
來使軍卒知上下同甘苦之義可也古者婦人亦守堞豈
無所補而然哉我國兩班素養安排夜守生病則甚爲未
安今後則勿爲夜守可也　謂四面諸督戰曰勿爲刻薄
勿爲虛踈務得適中使軍且休且立爲可久之道別示撫
恤之意命雄曰臣意此賊其數不多而我軍聲勢稍長迫
城之患似不足慮也　上曰何以知其不爲迫城耶勿爲
迂濶之言若云賊來足禦則可也如曰賊必不來則其迂
濶也命雄更欲云云　上曰勿爲閑說話林墰曰今日亦

給養醬如何 上曰不可日日給之也其令士大夫奴子
聚給柴木乎擇曰各有火兵柴木則不關也仍達游兵事
上曰已言于體府矣命雄曰今夜則賊陳燃火處太半不
燃且爲竹柵而出屯柵外必防夜擊之患也大槩賊情已
動矣諸御史各進陳其所見與取瞭望 上命各往信地
善爲撫恤池守龍請對 上曰汝等從我來此不免飢寒
予雖坐温堗若痛在已對曰臣之一身有何關乎項者臣
會爲上疏自上優答而備局不問到此地頭可勝痛哉和
事誤國致此顛沛是誰之過耶臣伏見賊騎來此北城外
者多處亦不滿二十餘矣其殺甚少自古変弱爲強者何

至一二而我 殿下非亡國之主須擇砲兵出戰甚當而
大将等不知爲何事自 上招致自募人等別加恤問如
何且有一人中箭而尚未收賞吳子兵法不云乎有功者
賞之中箭者與殺賊同賞矣今觀此賊燃火列處而渠則
往宿無火處若出送一當者三十餘爲夜擊則不足破也
請急擧行且日氣向溫似有氷解之兆而若或雨下則賊
必東入莎州亦不可不備也 上曰爾等戰士之心如何
曰當初則未免有動心今則只有勝心更無他腸矣 上
曰壯哉若得破賊還都則酬功不淺大丈夫生世遭此時
不成功則将何用哉今日賊勢亦如昨日否曰與昨日一

揉令方留駐北征巖矣再昨驅馬出去而婦人童子皆爲
牽馬渠之騎者僅二十餘矣　上曰今日則自募軍等不
爲出戰乎曰臣何以知之　上曰大將不爲出令乎曰請
自　上斷之　上曰已委大將矣爾等同志出戰者幾人
對曰小臣則下部蹇澁不爲自願矣且斬級之際我卒多
傷請勿爲獻級之法如何　上曰然故不令獻級矣汝之
所言皆是汝雖以蹇不得出戰勸如同志者勉爲之可也
還到之後不忘汝功矣退出　上曰勤王之兵尚不來深
欝欝景曾曰外人則皆得入來而內人則不得出往極可
悶也日氣清明是則多幸　上曰若或雨下則深可悶也

權憹請　對請多聚長木以爲妨禦之備収合昌罷以免
凍餒之患且請以諺文書榜四示軍中有獲戰將者當給
爵賞云云則我人獨知而彼賊專眛可以奮士氣而殲賊
奴也昨日　殿座之時宣傳官騎無鞍馬而出去以傳命
令事之悤遽莫此爲甚也請立傳語軍俾無悤遽之患臣
爲五衛長稍知壯勇之人請別抄作隊而以李重光爲其
將重光多知慮足堪重任　上曰其言式可有施行之事
矣武士等無不分排於城堞李重光宣獨安坐耶亨吉曰
將士皆已排堞令不更抄爲別隊也　上曰鼎器已以佛
寺所置分送各處武士亦令體府選擇作隊矣退出金蓋

國引見　上曰卿来已久矣對曰自司倉續還矣租太始
爲通計節用則可支二月望日矣戰士則不可不准升予
上曰誠非偶然也蓋國曰此外亦有本官零星之儲矣臣
每以賞格之物爲憂今聞守禦廳木有六十餘同而銀兩
則軍士以爲不緊云請以其木行賞如何　上曰卿可次
知輸致於此而用之可也兵器亦有摠戎使所造而不知
其殺多少良可欝欝蓋國曰臣朝往城門外見之則軍卒
不堪寒凍雖夜何必長立言于具宏使不爲遠離必休堞
下或睡或覺而只定一人輸回看望以爲便矣一向如此
則疲憊難用正墮賊計也　上曰已命如是爲之矣蓋國

曰犒饋之酒亦於再明可熟以再明擧行何如 上曰依
爲之若雨下則必生大事何以爲之蓋國曰城中旣無人
家又乏藁艸誠非細慮 上曰何以爲之門外亦無莎艸可
悶胡人不爲回報而去乎蓋國曰渠言將爲回報云矣
上曰然則問於馬胡而回報云乎蓋國曰馬胡則來在近
處當問於大將云矣臣言汝旣畏我不敢近則何不送朴
蘭英權仁祿乎馬胡高聲曰其果如是言之乎大槩渠甚
畏我遠留城下我進一步則渠退一步言語之時亦不近
前立二十餘間許外矣 上曰避雨之事更無善策耶蓋
國曰以今日所見氣色固難度其情状然而臣愚見渠本

非爲戰而來見此城險之不可犯且以渠軍多死傷故更欲爲接辭耶　上曰夫豈然哉欲愚弄我矣崔衍曰寧有是理今若言和則情必散矣　上曰避雨之事何以爲之已而賊又來東北間請和　上曰今者賊又來言和云其情極爲叵測愚弄我國至於如此可爲痛心李曙請對啓曰協守使欲率士大夫三十餘人守曲城其計不可從也士夫中稍壯者僅二十餘人而如禮曹叅議亦在其中矣士大夫素養不與常漢等長立城堞決非所堪使立軍士之側則軍士不以爲便蓋兩班常人名分懸殊憚與混泥乃其情也故臣以爲士大夫守堞無益而有害也且石

車造作事有一守令来問於臣許多城堞不可盡懸石車
設使間間爲之賊何以由石車之下哉臣意使其軍聚石
待之則好也　上曰然則依爲之聚石與石車何以異哉
且爲蒭人立之如何曙曰蒭人者所以誇賊賊所見處可
以立之而偶人必着人衣笠當此眞人亦凍之時何處得
衣笠乎小臣並軍官別抄諸色軍分排四百六十餘堞無
一人闕遊昨日南城請添兵亦僅僅分送臣之所守處則
一堞僅立三人甚爲不足矣　上曰卿之兵最精雖三人
足當鄉兵五六人矣昨日行賞自募軍其心以爲如何曙
曰以　教意分賜則向闕叩頭各往信地矣　上曰軍情

悅乎抑必之乎曙曰甚感矣朝者內出衣服等物只給最寒者其餘則不可遍給故姑置之耳又曰小臣儲穀並各邑僅一萬四千石以城中人數計之則僅過二月望間之粮軍士則不可不餽餉歇人則減升給之如何聞 帝道受圍亦六月而始解云兵事難必遲速未定言于户判别爲節用如何 上曰予亦累累言之矣曙曰户判以 賞格無物爲患矣訓局木綿小臣曾已運置於陽川作廳若以此木帖給軍士則必喜矣且昨日以木綿給賞則渠必願受欲得帖子盖以此地別無用處而莊輸不便故欲待還都而受用也若欲行賞則以江都等所在木綿爲帖給之

甚便矣且渠輩最以告身爲榮而銀子即不願受也 上曰然則爲空帖以給公私兩便矣自募軍等令日亦欲出去乎曙曰然矣此城凡十二門每一門出百餘兵或五十兵合戰而從城上大鼓譟則近伏賊兵可以掃退然後不須前進還入城中則似好矣使賊空然到三十步之内釘聲聞於城内豈不痛心昨日見其用兵真不可及也因陳其出戰形勢且曰賊兵日暮後則還向書院村多聚小木潛散各處一人各燃三柄火而渠則進宿城底若料賊宿燃火處而往擊則必未免虛發矣 上曰甚亮矣使人暗出取燒木可也對曰小臣亦思之而未遑昨日僅爲防風

之具矣且臣使伶俐人出門外見賊可着足處則皆曰無
之以此軍情益堅定矣　上曰如或雨下則何以爲之曙
曰臣意除石車以其物力爲幕則雖不足以庇身軍兵則
可免沾濡矣臣登城上窃望賊陣則黑雲擁之城中則黃氣
則四浮此是大吉兆也令爲間書謂　大駕已出江都而
若奔問者然佯爲見獲於賊兵則渠必生疑請試此計如
何　上曰户判之意如何蓋國對曰此事臣不敢知然恐
無害也　上曰無害矣然彼必不信也蓋國曰小小出兵
分三路爲左右翼擊之可也若并開十二門則恐爲危道
上曰一時上進則何以爲之我軍未入而彼兵雜入則不

亦危乎曙曰若十人出去則使五人合戰五人設伏何可
任賊雜入耶賊之慢我不翅婦人豈不痛心哉　上曰勿
爲大舉小小出兵擊其零賊可也景曾曰卽聞賊兵九十
九騎来到南門外有將帥者送我國被俘人傳于城内曰
吾等本以好意來而進前則輒爲砲殺何以如此云云矣
上曰爲其言入来乎此皆賣我之言切勿信之見必殺之可
也藎國曰汗當出来之說似爲誇張而彼必有後援之来
且凡士氣朝銳而暮怠不可等待也主客之勢以大綱言
之則主緩而客急今則主急而客緩不可不急擊　上曰
勿爲大出兵專攻一洞賊可也但我國之人不善於偵探

不知賊之所在是可慮也協守使俞伯曾請對廣敬曰自
南門轉至北門以 上教宣 諭則軍士或謝或不謝而
將官則至有揮淚者矣其中薄衣者二十二人病者七人
東門哨官所持弓子甚軟故願得强弓矣 上曰覔給可
也廣敬曰東門最爲緊地而只便哨官一人把守大將中
軍則遠在將壇臣諭以一人往守東門之意則皆不肯答
或者其意欲棄昏來守而臣任責之故心有不便而終不
荅耶是則未可知也伯曾曰東門曲城形勢雖高而箅墻
甚卑且逼出城外而當南之衝賊若先據則城内之人皆
無所容臣將此意通于體府則只給三十砲兵盖於當初

以其險阻故分軍最少而城外之路實居其中甚可慮
上曰曲城距大城幾何伯曾曰幾至三百歩矣小臣所願
皆是士大夫除老病及督戰叅謀僅二百七人而平日不
能操弓一無禦敵之人若只為軍兵聳動之助則可也無
望得力於緩急也　上曰只是與士卒同苦之意而已士
夫致傷則甚非予意也伯曾曰曉則軍兵凍立不能轉側
以此難望禦敵且其衣服甚薄飲食亦尠決非持久之道
也臣之愚意及其未疲速為夜擊使賊兵摧挫可也八路
勤　王兵雖或上来一為所敗則後者難望得達必趂此
時決死生然後事可圖矣累日持久筋力已盡則雖若干

賊兵呼聲而入必未免潰散須決死生一擊如何廣敬曰
沈器成亦尚在北門矣北門之外則峯峯屯聚蹲坐咫尺
都監大將處亦為請和云今夜之事甚可慮也 上曰今
日擧止比前尤異耶伯曾曰今日則稍稍進來頗難測也
廣敬曰意在掩襲則必若無情者然而如是為之其謀難
測也 上曰蹲坐處相距幾何伯曾曰坐於矢石不及處
矣廣敬曰聚我國牛馬而居其中軍卒則皆以為三四百
而以臣所見似不多矣今日士大夫皆納餘衣請於明日
分給如何臣錄其薄衣者之名而來矣 上曰送于各將
使之分給伯曾曰伊賊不無後援之踵來請於今日決戰

如何廣敬曰出戰軍士被傷者書名以来矣醫官朴泰元
柳達等来此使之往着以示感動之舉 上曰依爲之城
上今日亦寒乎廣敬曰不至甚寒而猶有寒慄者臣問之
則或是貧而無衣者或是遭火災而燒衣者或是逢賊兵
而失衣者若値寒日則不能開弓矣 上曰何以爲之廣
敬曰雖是危事不可不夜斫也 上曰賊數幾何廣敬曰
處處屯聚者甚多而太平我國之人賊數則以不多矣疊
疊峰巒無不屯聚而通計僅數三百矣大槩其兵不多必
無分犯之理而若或分犯則信地之軍既不可往来相救
又無遊軍之可以助戰是可悶也退出

二十一日

上在南漢山城　大殿政院玉堂二品以上問　安答曰
知道　世子宮問　安答曰知道　傳于崔衍曰田米一
石租一石完豊府院君陣下輸送以僧人三印牛馬各一
匹進上　傳曰受用於犒軍之時僧人則論賞　傳曰留
都大將狀　啓賚來前哨官李信民六品實職除授諭都
巡察使兼留都大將沈器遠曰曾以卿爲都巡察使使之
収合折衝軍兵或據險勦賊或遮截敵路俾不得潛通巢
穴事已爲下諭其已傳通耶卿其各别依此施行一都體
府傳令朝廷以和見欺今則專力戦守賊兵四面圍住兵

分力弱城中將士咸願出戰而援兵未集苦待其來以為
合攻之計而內外阻絶消息難通収合圻輔軍兵節制諸
道將官之責專委於貴鎮急急通諭諸道及都副元帥星
夜赴援分據城傍以火砲相應機協擊可也都城內外居
民不知和事已絶多處城中將遭屠戮之患也使人多般
通諭令速出避賊者八道監兵使都副元帥處各有促兵
傳令分遣軍官星夜馳傳此亦中水原楊根呂州利川竹
山陰竹楊州坡州龍仁等九官外其餘各官兵馬皆未入
城急速移檄召集以為外援斬賊一級者公私免賤良人
及第有職者陞遷二級以上加等論賞事已有朝廷事目

京中及外方零賊處處横行開諭民間使之觀勢勦殺後
獻級官家以爲　啓聞論賞之地吏曹　啓曰　行幸出
於急遽各司官員未及　扈從者頗多勢雖使然亦難在
職因公幹出去者外並爲查覈汰去以　扈從閒散人員
塡差慰其從難之勞何如　傳曰允　傳于李景曾曰出
戰時蓬箭之軍使之處於温堗善爲調治都體府　答曰
獻陵内結陣處送軍官傳令約以火箭相應矣今日射火
箭三矢則彼陣亦以火箭相應必是忠清之軍來到也
傳曰知道以許啓蓬箭軍被傷處着審書　啓傳于李景
曾曰覔給濤蘇血蠲此後則雖無傳　教相當藥頻數覔

給盡心治療吏批高弘建為長端府使李信民為長興主簿金壆引見 上問曰募軍之事何以為之耶對曰今則形勢與前頓異賊連營矣出兵若不利則城中人心必為動撓故姑為停止而方為犒饋耳 上曰應募之人幾何曰李曙軍八十有餘申景禛軍三十有餘矣 上曰然則午間當出戰乎夜則難辨彼我小小出擊可也壆曰自昨人心頗變蓋見賊要和皆以為和事將成稍稍解弛矣 上曰自募將必擇人可也曰小臣定之則渠等不悅必有自中推以為將矣 上曰見沈器遠之事亦感於和議矣不圖器遠之迷劳至此也景曾曰外方勤 王之兵以日勢

思之則固未及至也亦未必不爲和議所誤耳　上曰雖
或上来未知形勢亦不可憂乎景曾曰賊以我國被擄人
而反間若爲和親者然故人皆信之矣金壆曰渠前以殺
戮爲悔自　上以爲尤亮今果然矣　上曰沈器遠軍官
頗有功聞其人已經哨官云六品職除授景曾曰除授後
仍爲出送於器遠處如何　上曰必諳形勢仍送無妨聞
賊於夜間又射巡邏者云尤爲亮𢙢也我兵合戰時不爲
分運一時發砲云此不可也壆曰頃日則賊兵一時齊進
故不得不齊放矣若募得砲手二三萬盡除雜軍則可以
橫行天下矣　上曰聞東大門屯賊盡聚於此云若使沈器

遠擊其零賊則此正其機而惑於和議至此可歎景曾曰大將等不知其軍之死亡夜間見有死者之同生號泣於門外考諸成冊則不錄其名臣使人問之然後方始知之云且南陽軍士以東伍出去而死耶對曰然　上曰壯哉別加襃奬可也瀅曰夜間賊至城下抱大石投之則還爲走去云凡夜間事最可慮也洑器遠不可坐城中請令出避景曾曰大槩堅忍矣　上曰實爲有意人豈無變通至此耶上又曰文書持去之人雖爲賊所捉欲使賊不見其文書則當以何策耶景曾曰繩書最好矣瀅曰守城有節次必放鳥銃吹天鵝懸燈火而以軍容孤弱故不爲節次

矣請自今舉行 上曰可為之也但雖欲懸燈無燈油何以為之對曰訓局則有油而不可或懸或不懸此則不為舉行宜當 上曰夜操事我軍不素習恐或取拙也瑬曰無此理也 上曰賊若近城雖一名箇箇殺之可也瑬曰賊方遠屯而有一難事彼若不為近城而有誘引之患則甚可慮必慎之然後可免墮其計中矣 上曰慎之瑬曰勤王之兵日夜苦待而尚無形影極為可悶 上曰訖器遠軍官送于都元帥處如何景曾曰出傳于器遠所轉往元帥處則似好矣瑬曰使之直任則不必相值矣景曾曰恐元帥新得毛裘之教以瀋陽入去王子大臣毛裘毛帳造給事再昨已送有旨故云待和而

不動也　上曰甚哉和之害也　上曰抄擊時當用馬乎壐曰用馬矣　上曰此處有甲何不用乎壐曰無之矣上曰李曙曾造甲一百二十部此甲可以用之也壐曰火藥亦有一萬八千斤則無石硫黃方使士夫奴子擣之而不精矣　上曰弓子亦别爲點火破弓亦令弓匠修補可也壐曰有火箭而年久蟲傷火箭亦有之而陳久不可用麦鉄最好而無鉄不可造可悶　上曰弓匠有邑從者當送于卿處弓子修補事十分着宗爲之壐曰守禦廳木綿有六十餘同云欲造布帳矣聞賊攻城之時彎弓上射落地之時中人頗甚云若落帳上則矢力不猛所當速造而

針絲不易可悶　上曰直射城中何必上射㴻曰城高上
面故必仰射而送矢矣　上曰自募軍幾何㴻曰人人自
願矣　上曰雖自願有虛語正語不可不擇也㴻曰小臣
軍官亦欲出戰而渠等以非其同志故不肯偕出矣且於
昨日出送軍官偵探十二處而來矣　上曰其數幾何云
乎曰多少不同多者不過百名小者或十五或十餘云且
一陣造器如槽而鈌其一面云必欲冒而攻城也　上曰
渠何能詳知乎㴻曰追安之戰倭用此器矣昨聞伊賊載
木而去慮於去夜有攻城之舉而無事過了南門下洞亦
多屯聚遮塞城路云矣　上曰卿其出去速爲分給衣甲

凡事須趂速爲之景曾曰沈器遠軍官亦速成給職帖卽日出送　上曰依爲之城中虛實則切勿煩及恐爲賊兵所獲也瑬曰勝戰之事則及之無妨　上曰亦不必及之也賊若見之則必以爲勤王兵不至故誇張如是云矣以言語敎送可也瑬曰留都大將處亦通其意如何　上曰宜送師府可也景曾曰言于沈器遠而轉向師府則似便矣　上曰聞都城只遣老弱云器遠獨何能爲元帥耶可速招也景曾曰伊賊必有厥國傳通之事設伏西路捕其間使事傳令于平安兵使元帥等處如何　上曰其事則不緊最急者來救事也金壽翼請對景曾曰龍山有火氣

者三日必我國人盜其倉穀而焚之也壽翼曰臣以摘奸
事巡城則南漢臺最西風之所衝軍卒不得堪不可不急
造假家而計無所出小臣別無所掌無補於國事而有奴
子三四名隨來請率而出去敎諭居民借其假家撤毁以
上成給假家如何 上曰只造於其處似爲不遍矣景曾
曰其處當風最寒而壽翼之力能造成幾許假家乎 上
曰比他處最寒乎若倍寒則先爲之亦可以軍情必以爲
不均矣壽翼曰城中人家多有虛閒開諭人主載上搆給
似好矣景曾曰勒令毁之則必有怨心不可不善爲之也
上曰然矣十分開諭使無民怨督戰御史林墰請對 啓

曰昨見賊兵設伏臣等出射砲手爲疑兵還入而今日見之則賊尚在其處數則甚少矣大槩各官營軍兵以不點火之火藥放於不點火之鳥銃以此决難用戟心放出感銃之藥更入新藥使銃内淨然後可以應變請試爲夜操節次因放真藥　上曰其言是矣然若矣放砲雖挾權宜分排無使砲手有不立處也大槩當初分排甚爲不均必使砲射並立砲手放砲藏藥之暇射手發矢射之可也如使砲射不爲並立而偏排於一處則甚不可也郎者都體察使入来亦欲爲夜操矣墫曰夜操雖好鳥銃内磨整則宜於晝而不宜於夜矣　上命招朴潢入来墫曰大砲難可

猝辦則菱鐵最要而亦無打造之路乎　上曰倉卒恐難造也墰曰雖使小造使埋要路則甚好矣且昨日放料空石姑給軍卒窩絶之後更爲取来無妨也　上謂潢曰體府欲爲夜操矣聞此御史之言夜操則藏樂之時不能使銃內精治云其言亦善欲爲晝操問於體府可也前日巡城時見砲手射手雜置偏排於一處此事亦如何墰曰其處亦然乎對曰城之形止或有宜射處或有宜放處故如是分排而臣姑令雜立矣潢曰軍兵各有其哨変換甚難也墰曰游兵最要得力未知其數幾何潢曰南城則太多東門西門則盡排京砲手此處最爲精兵無可疑者北城

則排御營軍此屬此鄉兵雖優而不及京砲之精南城之軍可以推移而諸將各不肯捨矣昨日則不爲捕賊故軍情頗爲欠令日李曙已放其軍出戰矣臣登城上望見賊屯雖多而數則甚少處處設屯夜則移宿其勢夜則不可擊而晝則可知形勢請爲晝擊 上曰依爲之爾其出去問於體府謂墰曰令夜倍寒軍兵何以經過對曰令夜頗聞軍士戲謔聲以此見之似不爲太苦矣令夜作羹饋軍如何夜半之後則寒氣徹骨除食料煑粥以饋軍兵在所不已似聞城中醬則多儲云矣 上曰一番饋之可也亨吉曰軍兵守堞爲日久誠雖不衰筋力必觧墰曰呂州童

子為其兄負粮而来還去之際為賊所獲二日逃還言賊當夜則脫衣熟睡不知人事云矣吏曹叅判鄭蘊請對啓曰小臣有病尚未一對凡所區劃各有主者無復可諫而只欲一坐 天顔而出矣大槩城中将士無不欲戦此正恢復之大期也曠日持久銳氣或怠則甚可慮也何不縱兵出戦穿開一隅使三南消息得以相通耶忠清之兵迄未上来而尚無形影臣聞外人之言則閭閻皆以和事恃而不動云前日蠟書亦難保其得達何不逐日送人以促之耶 上曰已為出送而未知得達否也蘊曰此則小臣亦以知之今請欲更送人耳緣軍律不嚴都元帥尚不

赴援不可不用法施律令若置之則國無恢復之望矣
上曰國事至此尚復何言縕曰小臣前不云乎講和之說
誤國家至此請自今以後堅定聖志勿為妄議所撓一二
零賊設或砲殺何益於勝敗哉請命大將大舉出戰古人
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欲使兵不血刃而殲賊不亦難乎
請快用明斷勿使悠泛 上曰善朴潢以體府言入 啓
曰夜操事非特為藥銃而請也晝則砲聲不壯賊若以砲
手不多云則甚為可慮不得已當為夜放矣且射砲偏立
事各其大將必有所見而令承下 教當更問申飭云矣
上曰然不可有不立砲手之堞也潢以無銃對 上曰此

地亦有摠使所造銃矣濆曰連三次放則費藥甚多分三次放之如何 上曰分運放之則砲聲不壯大將等各爲應砲一時齊放可也體察使親上壇爲之崔衍曰對峰之賊已爲木柵云不可不急擊而臣人微言賤不能見用請出千餘兵擊其大陣使守柵之賊敗散如何 上曰令方議之矣衍曰對峰之賊不可不先擊斫稚松多枝者爲鹿峰狀載馬齊首並驅前進使許多砲手從其後進而放砲如何 上不答衍更請曰犒饋之後請出擊大陣 上不答金瑬請對 啓曰今日欲與諸大將爲約束而當平晝似無憂慮請聚一處議定約束 上曰依爲之瑬曰李時

白所偵探人來言往獻陵見之則只有避亂人搆土室而
枉云矣 上曰似是虛語也璽曰渠言見獲於伏兵則所
謂伏兵皆是我國人問其所以則答以避亂隱伏不勝飢
餓出爲賊役渠諭令速爲逃去云矣大槩伊賊自城出者
則不禁自外入來者則阻之還路見之則賊兵皆宿我國
人獨坐烹肉而食之且賊多造芻人佩筒箇騎之於牛馬
而本兵則甚少伏兵人亦言若有數寸兵則不難殺賊云
矣 上曰昨日出去乎曰夜出晨歸矣渠往 獻陵近處
則有胡人載六十餘馱而來皆使我人牽馬潛聞之皆是
廣州人而爲其妻子不能脫走云矣 上曰夜則不能放

砲去奈何曰雖然夜則賊亦散處不爲合屯今日當議于
諸將　上曰善爲之廣敬曰夜則砲手不得着望未能放
矣壅曰自募者皆可送也以昨日見之則不勞而獲賊矣
臣請退議之　上曰依爲之申景禛具宏入對歷陳昨日
出戰形勢　上頷之因問曰有病人任此大事何以支過
景禛等曰臣等若無疾矣昨見我軍捕賊如良狗之逐塞
兎若無畏色足以有爲矣景曾曰軍兵賞職事今方舉行
矣其中曾有筮仕者何以爲之　上曰曾有筮仕者更爲
查送給守門將等帖可也李溟請對　啓曰昨承　傳教
蒭人則已造一百送于李曙釜涱亦爲募聚今日犒軍後

當爲分送石車則無可用處使之拾石儲聚於各堞矣且
賊若犯城則三稜杖最好故毁氷庫家多造稜杖矣 上
曰卿善思之矣稜杖甚好矣其頭便於觸賊可也濵曰大
炬則無器具可爲而不可無夜察故臣造炬十餘柄矣
上曰若值雨雪則軍器亦無庇處不可不造假家而昨日
御史造得十餘間軍士甚悅云此事着力擧行濵曰臣已送
氷庫盖艸使爲假家雖未遍及想必間間造成矣 上曰
然則已爲之乎曰不敢遍造略爲庇處從盖淡之多寡矣
上曰卿須善爲料理仍問長端府使被擄事何以知之曰
昨日軍官来言府使爲賊所擄使之養無去必非虛語也

上曰拾石事何處爲之乎曰臣親審可以受敵而未拾石處先爲積聚矣各官下人飢餒有日不忍督役而猶且盡力爲役誠爲可幸馬艸最爲艱難夜間必放出砲手使之捍後收入城外儲艸可以支過而諸將不許城內添艸以飼馬者人皆募取爲樵木故今日方送各官人使之刈取矣 上曰此最爲切迫之事也湏曰太僕兵曹都監軍兵所持者在馬若不喂養則甚可慮也 上曰金戒男陞遷湏曰明日請得砲手捍後而出南門外取入柴艸 上曰依爲之湏曰設使刈取其数無幾而此外則更無他策矣且所遣蒭人與炬當分於四營乎 上曰炬子三稜杖則

分給各營芻人則乘夜送于體府使立於險阻處瑱曰釜鼎亦當言于體府擇其無處而分送乎　上曰亦言于體府擇其無處給之瑱曰　獻陵軍兵之説亦為不的云甚可慮也　上曰不之也李時白軍官來言云而何可必耶若有忠臣義士豈不入來乎瑱曰外方豈無一箇忠義之士耶必和事誤之而不來矣亨吉曰若見有旨孰不動念乎瑱曰臣意此賊必決其一隅然後事可為矣當事者雖以等待外援為辭臣以為吾援未至賊援先至則何以爲之昨見賊兵馳突以進及聞砲聲還走不及若出精銳鼓噪而賊必驚駭一隅可開人雖曰危臣則以為不危也亨

吉曰爲日已久矣若過今日軍士疕疲滇曰以此地利又得人和豈可阻抑士氣只任凍餒耶願戰不許其氣一摧則事無可爲矣仍進曰明日城外芟草時開城門出砲手事取稟　上曰言于體府羅萬甲入來　啓曰朝者自上教以出戰人親臨犒饋故已爲具辦矣今者體臣更爲分付送于城堞云何以爲之　上曰賊迫城下故改分付速爲送之兩司請　對大司諫金槃執義蔡裕後掌令李厚源正言趙壽益槃曰和事之不可成明矣而聞馬賊之来使重臣出接云極爲駭異何可與彼更爲酬酢乎　上曰其言是矣而彼既来要故欲爲試問耳大槩兵事使在

其中只探其情不爲見欺則是亦一道也槃曰大凡和事
必我勢稍强然後可以得成守此孤城事勢已急而欲爲
要和則豈不難哉　上曰然矣在我之勢必有難犯者然
後和事可成也槃曰交鋒一戰勝勢在我然後可以爲和
不然則徒解軍心而已裕後曰大司憲金壽賢以病不得
入而兩司之意同然矣槃曰曠日持久賊援猝至則無復
可爲我援雖未及至不可不出萬死而一戰也賊兵少却
移駐江都則雖欲爲和未爲不可坐此要和無是理也裕
後曰此時雖曰艱危忝爲臺諫而無帶體府從事趍蹌於
政院虧損體面旣甚而且有最難事　廟堂之論雖有拂

意者而方爲從事〻多掣肘請遞臣臺諫之職　上曰此
時之官豈有體面規矩兼察可也午時　上出御大廳犒
軍自募出戰軍也使承吉李景曾諭軍兵曰爾等爲國忘身血誠討
賊予甚嘉之因　親問將官姓名爲誰對曰臣名李翼成
也　上命將官則給盤　上問景曾曰此爲南城軍卒乎
對曰挾輦砲手及體府牙兵也犒饋既畢　上使景曾更
諭曰更加盡力討賊立功且火繩常時則勿爲燃火乏則
難辨矣使之一拜而出且　親教曰山城倉卒未得物饌
犒饋不能如情汝等其知之督戰御史金益熙入來　啓
曰賊收其伏兵及西南北屯軍向慶安而去必爲遮截南

兵也勤 王之兵未與賊慣而出其不意以鐵騎攻之則必未免潰散之患請自城中出兵挾擊使賊兵分力 上命招體臣遠行 啓曰想江原忠清等道軍兵上來故賊爲此合兵以去耳城中事機每失於緩急今日則不可無一擧措也 上曰具宬亦如此言之矣 蓋熙曰深溝高壘以待援兵者其計甚迂矣我援來時賊援亦來也 上謂瑬曰賊向慶安去欲何爲乎對曰必其意欲遮南兵也上曰此時出兵擊之如何瑬曰欲於明日出擊矣 上曰何可失事乎瑬曰只二十餘騎下去云將何爲乎不須慮也 上曰朝者內官言由東門而去者亦多云雖少出兵

擊之此時不可失也璽曰然則軍雖不多試爲出擊　上曰已有團束軍兵即刻出擊傳令可也璽曰只令具宏軍出去乎　上曰令各盡出可也申時兵判李聖求入来啓曰體臣親承　上教方令兩處出兵矣日勢已暮而軍未得食賊之形勢時未詳知不須遠出只令近處抄擊如何　上曰不可遠出也聖求曰日勢若早則遠出亦何難朴潢進曰雖早何可遠出乎今日北門外亦出兵而賊衆入書院村云想必有忌憚而然也此距慶安亦不遠姑爲偵探明日擊之如何　上曰兵家之事相幾爲之可也欲擊而還停者亦兵家之事也　上問聖求曰侍衛武士等

無閑者乎對曰其數不多矣　上曰侍衛何閑盡爲出用
可也聖耒曰武兼有閑則以各處軍官及無僉處武士塡
差矣金藎國李景稷出接胡差後入來藎國曰胡差所言
已令備郞先爲入達矣渠言中間多有間言故俺等更來
和事之不成者必以請　東殿之事激之也鄙諺曰妻雖
憎不可終棄豈可以此終至相激或送　王子或送之次
亦無妨臣等以　傳教意答之使送朴蘭英則渠等答曰
此人從前誤爲傳語以致乖張故留之耳當進見于王而
回報云大槩渠等意似欲爲和矣　上曰詐也千萬勿信
藎國曰聞賊兵朝向梨峴慶安而去云其意似恐徵兵之

來也景稷曰望月峯屯賊亦盡向慶安只遺牛馬而人數則零星云矣　上曰渠自初侮我其意誠至於和必不降前語而猝然降二層爲請可知其詐也藎國曰或者徵兵入來而渠兵孤弱故如是爲請耶　上曰其術本來如此淀前緩我而賣我矣景稷曰從城上懸索而下去則恐爲敵人所覘故開暗門出去而渠等不敢前矣　上曰皆賊兵耶曰一人是義州校生之被擄爲撻者渠見臣而先言之矣　上曰向何處去乎其意必欲迎擊也藎國曰趂此空陣之時擊其一處似好矣景曾曰今日則日勢已暮矣景稷曰自外來者士大夫婢子亦爲得達而由此出者雖

勇夫不能偵探極其怪也賊在城底而末由探知外方勤兵未有一人倡起寧有如此之時乎　上曰我國人不能偵探深可欝〻景禝曰尹煌之奴自京而来言江原道九郡軍兵已到車越嶺云而亦何可信乎　上曰今日入来乎曰今日入来而渠言與五人偕来一人則見殺四人入来云矣李景禝婢子亦爲入来而此地則無人出去誠可悶也　上曰沈器成亦不敢出矣蓋國曰沈器遠爲都巡察而十八日戊時尚未離北清門云殊不可知也近地守令之未入山城者若募得軍兵處〻應火則雖未助勢亦愈於不爲而尚未聞焉深可歎也　上曰和之一字誤之

耳器遠亦爲和事所感而如此矣渠等言朴蘭英等終不
可送乎曰渠等以爲不善於傳語故不爲還送去矣 上
曰以此見之可知其兵少也若如前日則其爲誇張亦當
送之矣蓋國曰添兵若来則事機漸難和若不成則請速
決戰退出沈恍上疏大槩兵交使在其中請勿 絶往来
以爲苗脉事入 啓督戰御史鄭雷卿趙行請對雷卿曰
臣等分守東南最爲受賊之地曾已上達願揀砲手而旣
不得請軍士分堞者皆是無將鄉兵最爲庸劣哨官亦爲
甚迷昨日請于體府則以李榏定將送之而亦未經事添
兵雖不可得請揀經事將帥 上曰今日賊勢如何雷卿

曰今日與我兵交鋒於望月臺越邊相望稍遠不知賊兵見死者幾名矣珩曰賊馳突進來者三十餘騎我軍放砲則賊太半步歸更為馳進而中丸而退方與相持矣 上曰我軍離城幾何若為賊所圍則何以為之雷卿曰若為見圍則城上砲手可以及救矣珩曰有紅旗之將立於山上似為應援矣雷卿曰東門洞下大軍結陣周行越邊而不近城底其意極凶而城卑地平最爲受敵即者兵判李聖求往見其勢亦以為危欲為加築此則甚適也臣在西路曾聞此賊攻城時必仰射城上乘虛而入故布帳最好云 上曰體府方為布帳先取用之將帥則予未知其可合人

亦問于體府雷卿曰地雷砲甚好矣如不可得則用空遺埋於城外賊必疑惑而不敢前進矣昨日聞有蒭人之命當城上近賊處高聲問蒭人之制軍機之不密如此今後賊必認眞人爲蒭人矣　上曰城外平易處幾何曰幾至二馬場　上曰其曠幾何曰三四間之廣如此平易處城不高等甚可恨也　上曰排卒則多去矣雷卿曰諸將在將臺不爲顧見故誤達耳軍兵豈有多排之理乎　上曰諸將何不顧信地耶雷卿曰小臣雖累累言之人微不聽矣南漢臺則大將駐在故器具軍兵頗實小臣於昨日親往固請則大將送李廓者審廓亦深以爲憂言于大將然

後始請于體府送李檍矣珩曰如此平易處賊切不近来
極可恠雷卿曰布帳自　上爲之乎　上曰予非爲之體
府爲之矣東門則不排京砲手乎雷卿曰申景禛守其越
邊矣　上曰如是虛疎則甚可慮也諸將一體守之何以
分彼此耶雷卿曰自　上特令定將如李檍庸劣者換之
如何　上曰將官亦已分排無有餘者云矣雷卿曰李檍
者甚爲迷劣見李成翼出戰中箭公然譏笑如此而可以
爲將乎景曾曰留都大將狀　啓持来人速爲出送　上
招朴潢潢已往將臺景曾請招兵判　上從之大司諫金
槃請　對曰似聞沈悅上疏陳和事軍情極爲駭憤請下

其疏焚之於軍士所見處沈悅請遠竄政院捧入亦為駭
愕請承旨推考 上曰不用其言而已何必至於罪乎榘
曰請下其疏臣欲見之 上曰其疏亦非欲徒事於和而
不為戰守也榘曰近來多有可論之事而倉卒未遑矣此
疏則所關極重請速焚之 上曰何必焚之不用而已榘
曰其人雖不加罪其疏則不可不焚也雷卿曰臣今始聞
之果為駭愕臺諫已為請罪不可不焚其疏也昨日伊賊
請和於南門而自 上送重臣以接之將士之輩無不解
體若聞沈悅之疏則尤必為駭也榘曰不得請則臣不退
矣性本頹靡平生未嘗與人爭詰而此事則關係非輕請

速焚之 上曰不下其疏則人或有不知者若爲焚之則徒播人耳目矣槩曰不可不焚也 上曰焚之亦何難當依爲之槩曰沈悅亦不可不罷也 上曰此時何可防言路乎彼言者亦各陳所見而已景曾問雷卿曰將官教已去乎曰不見也 上曰何以如此耶景曾曰昨日已爲成貼送于體府送與不送非政院所知也大槩軍兵死亡誠非細事而各其大將朦然不知臣等先聞而問之然後始爲報知不可曉也雷卿曰諸將既不得出城外則亦無由詳知矣且聞毀撤閭家爲城廓云當風極寒南城爲最請先爲造給景曾曰金壽益率其奴子親自借撤欲爲渠軍

盖覆矣有何遍給之力景曾爲俞撤曰不招兵判予曰內
官出去矣　上曰史官更往招來撤出招聖沭以入　上
謂聖沭曰卿今日親往巡城云未知形勢如何曰自南隅
臺至東二百餘步許城卑地平可容數十騎成列突入欲
添送砲手而無可得處不得已具宏所率挾輦砲手九名
加送而諸堞砲手方欲間間除送矣其前有寺故毁樓板
爲戍而亦不可恃也此處最緊而當初不爲嚴備深可慮也
景曾曰鄭雷卿等來言李檍庸劣欲易以他將矣聖沭曰李
檍爲人臣宗不知自體府定送矣當定他將以送也景曾
又言布帳事聖沭曰布帳造作不易善放砲手等各給 三

疋二疋則裹頭一疋則掩胷如此則矢不得徹云矣 上
曰如此則何以容身乎聖弘曰不是堅重之物李廓曾在
平安道已見其效云矣景曾曰布帳雖不可遍給其處造
給如何聖弘曰寺僧爲作寺聚木綿三同當貸出以造而倉
卒無緜恐難造帳也 上曰當自此造給勿爲歇後處之
聖弘曰何敢歇後不得預知故如此耳 上曰其處比南
隅臺如何聖弘曰此處尤難矣挾輦砲手已盡分排乎若
加出十餘名則足以守之矣景曾曰沈悅劄子請焚事已
允下矣速下其劄 上親爲搜出更覽後下其疏指申景
禛軍官李篔男問合戰形止朴潢李時楷請 對曰問時

諮以戰事顛末曰今日殺賊幾何時楷曰軍卒則云廾餘見殺以臣目見十一人見殺矣因陳賊陣形曰甲兵百騎分路上来終日相戰而我軍一時放砲更不見賊之出入想必多死矣潢曰鳥銃藏藥必已無氣故令欲放之而李曙以為其數尚多頗為可惜不須虚放云矣 上曰所藏之藥無乃無氣耶潢曰還出改擣則可以用之不必虚放也時楷曰對峯可以奪據而兵少力不及可悶都監自領軍已為出戰矣御營軍既已給銀則似當一體施行 上曰都監銀子給之可也 上謂潢曰藏銃火藥若可還出改擣則甚好矣潢曰觸天火箭則放之似可 上曰依為之

時楷曰廣州火藥已爲色吏偸竊焰焇半不及都監之藥上曰虛放可惜時楷曰渠等爭功放之不可止矣景曾言速爲查功之意 上曰有衆所共知二中者速給及第可也 上謂景曾曰明日又爲分醬時楷曰醬則姑有餘者而軍兵無儲器姑遲無妨 上謂景曾曰明日犒軍可以爲之乎對曰未知酒熟否也時楷曰自願軍士其數甚多排堞似疎故不許出戰矣景曾曰晝則出戰夜則排堞何妨之有時楷曰出戰者夜則休息矣 上曰勿爲多出時楷曰望月峯則勢不可少出也觀今日之合戰則軍卒輩獲危險如平地蓋已習於戰矣景曾曰今日除職將官使之

輪回来 肅拜時楷曰不可並来當令一人相遞 肅拜
矣近觀我國並得地利人和若令援軍上來則賊不足破
也因稟曰大將有銀兩則自可軍中分給耶 上曰當自
此送之矣時楷曰雖些少人情以内賜為榮請自内給之
上曰言于體府送銀兩給之可也景曾曰閑良則除禁軍
如何 上曰初頭則一體施賞此後議為之可也景曾曰
閑良則當除禁軍使其將各書功之上下及役名以送為
也安大仁及朴俊别 命除職如何 上曰議于大將趂
明早 啓知 上謂時楷曰自募軍若多則其處真戰場
也對曰誠合戰地軍小不敢生意矣 上曰十分慎之我

軍若多死則甚不可也時楷曰最悶者賊處〻設伏壓近城下將不得樵採也　上曰此則必逐之以通樵路也時楷曰都監御營兩軍之間以楊州軍士排立鄉兵極庸是可慮也但地勢則危險矣此賊之意欲爲遮路耶欲爲進迫耶自昨聚兵於峯上牛馬則盡聚於北門未知其意也欲爲夜擊送人探之若五十人結屯則十人在陣四十人爲伏兵云決難夜擊矣景曾曰李纘祚被虜不屈故炙火而殺之矣時楷曰道路文書不通誠爲渴悶退出

丙子十二月二十二日

上在南漢山城　大殿政院玉堂二品以上問　安答曰

知道　世子宮問　安答曰知道兵曹　啓曰都摠府兵
曹在法相避而今日事勢異於常時勿論相避以扈從人
推移塡差何如　傳曰依啓傳于李景曾曰出戰領將安
大仁等五品職除授殺二級以上人金武臣等及募殺一
級人安貴生等除軍官出戰人黃愛男除實職出戰人柳
先立等各給銀子三兩殺馬人金弘立等各給銀子六兩
事言于軍功廳　傳于李景曾曰水原哨官訓鍊判官金
繼男椎殺其牛犒賞軍兵極爲可嘉陞職事言于吏兵曹
兵曹　啓曰侍衛虛踈武臣無宣傳官落後之代爲先口
傳差出如何　傳曰允都摠府　啓曰副摠管閔馨男老

病不能仕進李稷守禦廳協守不得無察請並改差其代
以無故人負當日內口傳差出何如 傳曰依啓司僕寺
啓曰前因本寺草記後運御營軍十七名領來色吏隊摠
等並以其銀論賞事 傳教矣貿來人則各二兩木二
疋領來人則各一兩分給之意敢 啓傳曰依啓賞給之
物似為略小還都後加磨鍊給之備邊司 啓曰此邊督
戰御史狀 啓內城內避亂人及無屬處丁壯似難覓得
至於各司下人中察任一二人外詐數抽出士大夫所率
奴子受料記相考除帶率一名外有餘數者亦皆抽出分
送於元軍稀踈處使之守堞宜當敢 啓傳曰依啓又

啓曰摠戎使具宏 啓請可堪將領人兵曹已爲抄送十
二人矣此外閑散禁軍中無可用之人不得加送之意敢
啓 傳曰知道姜翻爲軍器寺副正傳于李景曾曰守堞
軍士中御營軍尤甚無濕食云令京畿監司斯速覓給其
他軍士亦令覓給朴潢請對 啓曰小臣連日上城詳望
賊勢可易破也但所難者軍兵等各異其將有掣肘之勢
耳都監御營軍砲手自募者幾至五百以此五百足以當
賊自 上親臨將壇督戰則殲賊不難矣軍情日激無事
不成也昨見賊兵誘致甚易且其屯處雖多而多處不滿
三十山勢險阻賊失長技我軍萬無敗衂之理軍兵皆有

父母妻子而不知死生故人懷憤怨咸願一戰臣意則此
時不可失也　上曰然矣承吉之意如何景曾曰外意亦
皆如此不踏危地終無有成五百名軍兵出入有甚難事
伏願斷自　聖衷銃意急擊且　獻陵之兵又應大箭云
必是忠清之兵也李義培頗得士卒心可與聲勢相應請
速出五百名一戰决之演曰士夫輩猶不和協無同舟之
勢深可痛也入此孤城賊薄城下而軍情無畏此實天也
天可失乎　上曰昨日體臣亦言之矣何以更無處置耶
演曰體臣亦當料理矣不可不斷自　聖衷也定送斬退將
且定候望軍一邊看望一邊遇賊則賊必窮蹙蕩掃可期

趂曉出兵尤爲便好而軍兵達夜凍甚不能運其手足故
不敢出矣 上曰東北中形勢何處最好乎潢曰東門外
山谷稠疊不便於着望北門外則地勢危險而無遮眼處
最宜用兵也景曾曰宣傳等每一更定四人分巡矣今日
宣傳官來言水原哨官金戒男適持牛而來今日烹熟饋
軍軍情感悅云極爲可嘉其人曾已拜職令不可不則爲
論賞矣 上曰極爲可嘉所當褒奬考其本職可也仍問
曰今日當犒饋乎曰已爲具辦矣 上曰趂早爲之 上
招金瑬教曰一寒如此過時已久卿之籌畫將安出乎對
曰久欲出擊而以無援故不敢生意矣今則忠清之兵似

已来到而時未得通定約束耳 上曰昨日何處應火耶
曰李時白送人言於彼曰若是忠清之兵則當見我舉火
三柄汝亦應火三柄云矣果如是言則明是忠清兵上来
也時白所送若使直過則未明當来而使之仍探全羅軍
兵故不應耳大槩以日計之當必上来且今事勢已急外
援雖未及来不可不舉大事欲從西門出兵矣 上曰必欲
從西門出兵者何也瑬曰東北屯賊便於相聚我軍大舉
出擊西賊而從東北門又各耀兵則渠等不能相救可易
破也方欲定將送之也 上曰使各門皆出兵而形勢好
處則大出兵擊之可也瑬曰都監御營各其大將選將以

送矣 上曰予當親臨將壇督戰矣璽曰幸甚 上曰昨
日戰士賞銀何不趁時分給耶今日送于大將處使之分
給如何璽曰謹當依 教上曰何處最為形便耶予欲觀
大陣合戰矣璽曰西北門間有便於觀望處矣 上曰忠
清兵上來之說予未信也我國之人豈有忠勇如此者乎
璽曰忠清一道之兵幾至滿萬寧有不赴之理 上招金
藎國曰犒饋事何以為之酒肉已具乎對曰已具而或恐
不足使之加備矣仍請曰當饋於何處乎 上曰各營則
分送戰士則予欲親臨犒饋矣景曾曰日氣甚寒今日則
不必親臨也 上曰今日欲為決戰也璽曰兵事不可輕

姑待明日如何　上曰日氣甚寒相持已久今日當欲決
戰耳景曾曰自募軍亦爲招致　親臨犒饋如何　上曰
善予出坐大門當　親臨饋之矣藎國曰排揲之軍卒不可
一時招来使之分二運来饋如何　上曰依爲之藎國曰
飮食甚不豊腆可恨今曉亦煑粥以饋矣景曾曰豊腆何
關只示德意而已　上曰然則合戰事以明日爲之乎瑬
曰當議于諸將　上曰何如是緩緩耶有同一局角抵不
可不急圖之明日則不可失也瑬曰以昨日見之則不爲
勤勞坐而中賊兇敵非難事也景曾曰李義培軍中亦有
五百精砲若自城中備示形勢使知殺賊之甚易則似好

矣鎣曰他日事定不可不精鍊砲兵也　上曰勿為後日之計姑為急時之舉可也且各營亦諭犒軍時相簪来饋之意酒肉亦須温煖無令冷寒藎國曰布帳或有或無故以三同木方為造帳矣景曾曰具宏陣則方為造作云壍曰頭脳褁綿足當甲冑此亦似好矣藎國曰昨日由北門至李時白所守處看望城外則賊兵雖環城屯聚而其數零星以此計之城外周迴不滿六七十里設使一里屯百名猶不滿萬矣　上曰不滿三千矣藎國曰臣觀昨日之戰小小放兵小小捕殺雖足以激士氣不可以了大事臣意分三路一大戰以决勝敗則以散其屯聚也如是持久

将復何為　上曰今日形勢復如何卿料事明敏必有所見矣蓋國曰伊賊卒迫城下其勢不易知其不易而猶且浸〻侵之者其詐極兇渠之初詐雖不已甚而持久至此必有傳通添兵之舉不可不趁速決戰破之於未添兵前也縱使出千兵而或有不利亦何大損益於守城哉臣之愚意一面不可不開也景曾曰挾輦砲手等昨日請出戰當使屬于南門将乎　上曰依為之蓋國曰僧人或在行伍間所見甚不似矣僧人善於餉人請屬於羅萬甲使任饋餉之事　上曰事至於此更無善策乎相持累日軍卒已疲何以為之且曰此城無山脊通路處乎蓋國曰東連

於梨峴小臣前日累請奪據者盖欲開路也西路將官倘
捕賊使之往来者則甚好而未知何以規畫也 上曰毛
裘之事大誤事機恐其恃和而不爲措處也藎國曰和之
一字靡爛百姓矣 上曰舉國之人皆醉於和沈恍稍爲
有識而昨日上劄亦不知和事之不成矣 上歎曰豈無
一策耶景曾曰天意則助順藎國曰趁彼未添兵而擊之
是一策也豈曰無策 上曰明日日數如何藎國曰兵家
亦有擇日之說矣何可一從術數耶 上曰古人亦有甲
子日之說矣藎國曰近日小戰軍士則願出而將帥則無
一人出征此亦不可知也

丙子十二月二十三日

上在南漢山城　大殿政院玉堂二品以上問　安答曰
知道　世子宮問　安答曰知道　傳于李景曾曰戰士
所得之物雖微細之物卽給其戰士事大將處各別申飭
擧行都體察使　啓曰備邊司啓辭以督戰御史狀　啓
各司下人士大夫奴子抽出分送于元軍稀踈處使之守
堞事答曰依　啓事傳敎矣各司下人則各有使喚之事
餘數必小士大夫奴子則以刈柴給軍拾石上城等事連
有役事皆非閒遊之人而守堞之事必須調用有器械鍊
習之人不可以赤手光棍間於軍伍之中以致臨急搶攘

驚動之患此公事勿施宜當敢 啓傳曰抄出添送不爲
無益更爲叅酌處之兵批金光炫爲副摠管李景嚴副摠
管金汝温爲訓鍊正吳達濟李烇爲副司果金壁李碩耇
柳德涵李幼達姜德聚陳弘佐李澈趙尚絅鄭忠直劉應
文爲武兼宣傳官許啓 啓曰昨日出戰時慶尚道出身
金公立稱名人出戰西門逢箭被傷而不至重傷體府饋
以酒肉置之温處救療矣 傳曰知道政院 啓曰明日
乃聖節也方在搶攘中雖不備禮與扈從百官行望 闕
禮之意敢 啓傳曰依啓傳于李景曾曰守堞軍分醬事
已爲畢給耶回 啓曰三處則盡分後旣爲復 命而李

厚源所分處時未復　命矣傳曰李厚源所分處何至今
日未分耶回　啓曰其處之軍最多於他處未及復　命
云矣　傳曰知道羅萬甲　啓曰犒軍之需昨承下　教以
備設而今日出戰之軍將至數千而待其還饋之則日勢
必暮雖日暮亦當為之乎敢稟　傳曰備設以待若早還
則今日為之暮故則明日為之可也　傳于崔行曰內用
紙地絶乏言于體府若干丈使之覔入以出戰斬馘人李
秋男賞格事　傳于李景曾曰此賞格依事目為之乎從
自願為之乎問啓回　啓聞于軍切聽則從自願施賞矣
傳曰知道午時引見鄭基廣李敬輿入侍同副承旨李景

曾假注書李皙記事官俞撤鄭基廣　啓曰昨日殺賊之人斬二級者皆給及第領將則除五品職殺賊者則皆給銀兩矣今日殺賊者有或四或五者此則當何以處之所謂射賊者則在於疑似之間此則亦何以處之依昨日例五品職除授乎必有事目而後可以無煩瀆之患矣　上曰所謂射賊者無所依據力戰例外更無他矣且殺賊之數甚多一人所殺豈至於此多乎鄭基廣曰草記中亦以此　啓達而未有事目以此爲難也　上曰領將則次次陞賞如何若加二級則無乃濫乎李景曾曰及第則不可不許也基廣曰閑良與否文書中不爲懸錄而兼司僕中

亦有出身者何以知其閑良與否乎　上曰出身則亦在其中矣李景輿曰賞功之事必思可繼之道無使失信亦無濫賞之患可也倉卒之中事目不能該備故初頭施賞似爲過濫矣依此爲之射殺則宜以多少施賞而必定事目無煩瀆之患也　上曰招兵判來李聖求入來李敬輿曰經三品者斬一級宜陞堂上而六品者亦陞堂上則似無等級也李景曾曰此則過濫矣　上曰軍功施賞皆不分明須講定善爲之李聖求曰若以首級而施賞則似易而以殺賊施賞甚難矣許多發射不知何人必射殺乎然初頭不可不施賞若以眞僞有所區別似乖激勸之舉矣鄭

基廣李景興曰射賊二人者皆給及第而如有射殺四五者宜以何賞施之乎 上曰二三則及第而四五則除職似可矣李聖求曰一戰而得四五者似難矣李景興曰如有殺十餘者則又何以施賞乎 上曰五級以上除職其餘良人則賜及第似可矣李聖求曰雖曰四五而無分明之迹不無誇張者矣鄭基廣曰昨日則領將輩皆除五品今則何以爲之 上曰始雖如此今後則次次陞賞可也李景曾曰不無間隔矣 上曰以其初頭故如是矣豈可每每如此乎景曾曰射殺與出戰有異亦不可無賞也上曰依他施賞可也李聖求曰軍人等無畏怖之心雖見

人之死傷而爭先出戰此可奬也　上曰何處軍兵死之
耶聖求曰守禦御營軍三人死之云矣李景曾曰宣傳官
趙光羽壯士也今日出戰遇二賊而死其一云此則朝官
必不爲虛誑之言渠亦被箭而不重傷而其戰迹據此可
知也　上曰宜施陞遷之賞可也夕　上親臨中大廳犒
饋出戰軍士等　上下教曰爾等爲國力戰而山城無物
力不能稱意犒饋可愧之甚爾等終始出戰以立大功則
當以重賞施之一爵而罷金瑬請對　啓曰軍兵達夜寒
凍矣賞於後日犒饋出戰而回四營各出砲手二百射手二
百或以五十名定將或以百名定將矣今日雖有風而間

之士卒則不至飛欒云且昨日中景稹所出軍果大戰矣
上曰守堞之軍另加撫恤可也瑬曰最悶者城中芻草僅
支今日矣江原道九郡軍兵先到車越嶺今日伊煌之奴
逢見而來車越之距平丘十里矣景曾曰挾葦哨官李參
等出去亦被四賊還奪被虜人四名而來矣瑬曰軍兵輕
賊臣之陣下昨有迎戰之賊而我兵以鳥銃打殺矣且沈
器遠軍官李順民者今日出去而亦不得達已爲還來矣
上曰器成亦不得出耶瑬曰不得出矣　上曰自外來者
皆入來入來既易而出去獨難者何也瑬曰然矣偵探及
傳　命者皆似虛僞欲爲逃去則自募傳　命而既出之

後更不還来請自令除非父母妻子在此者不許送 上曰賊矣依爲之景曾曰有趙光佑者亦每願出戰矣壍曰不特此人人皆願戰矣 上曰徒賊坐此畢竟何爲壍曰今日合戰後探知大將在處往擊之似好外援迄可上来而尚無形影誠爲渴悶西路將官若上来則一國之精兵皆萃於此賊人之再度請和雖似喘我而以詐度之或者當初渠甚易我故發此難從之言而今已勢窮故實情欲和也朴蘭英等不爲出送似是恐我知其虛實也景曾曰京城則無賊云矣 上曰此時之言何可取信壍曰尹煌奴子入来事 上曰尹煌来此乎景曾曰初日入来矣沈

器成来到闕門外以不得出去之意入 啓 上曰既不
得出去則凡奇無緣相通深可悶鬱壅曰將臺多有可為
之事小臣請出 上曰慎為之壅曰出軍之後則難可指
揮此外凡事敢不謹慎退出巳時 上親臨督戰從北門
內至西城而還申時李曙請 對 上曰今日出戰形止
如何曙曰今日體臣命出五百名而自願者甚多故出六百
名三處各戰我軍之被殺者四人中箭者二十三人而殺
賊甚多矣 上曰四處分戰何處最為著實耶曙曰連珠
峯之戰最為善戰三奪險而三失之矣當賊兵之衝突也
一時齊放則可以盡殲而丸藥已盡未免退却然而合戰

三處賊之死傷者無窮且右司把摠洪顒性之合戰處則奪據賊陣盡獲賊物賊兵曳尸而歸血流成川云矣然四處合戰我人亦多被傷有李廷賢者最爲壯士而爲賊所射中肩幾死有趙陽者拔釰逐賊奪而入來矣 上曰壯士也聞其名久矣今果然也其人不可活耶曰見其創處則箭入沒羽生活似難矣吳英蕟者昨拜宣傳官而今日亦先登柳秀林者亦前萬戶也潛入賊戈下拔釰殺賊戈下貸身殺賊諸兵賴以破賊云此人不可不重賞也臣昨日言于體臣曰合戰之時賊若迎進則破之甚易而若或引去則其勢極難今日果然恃載卜物佯爲退北要引我

軍臣戒令據險勿爲下去賊即爲還來逆戰大槩步馬之形既不相同其陣則不可入矣連珠峯下昨日出戰而不得有功今日亦送其處則賊數最多而地形不好若早齊進以火炮相戰則可以克之矣　上曰善曙曰軍兵餒甚故臣有褁牛二首今日分給左右司把摠使之犒軍矣奴兵雖强我軍亦無敵直擣戈下如乘虛地豈彼無忌憚哉上曰然曙曰再昨中箭者昨日竟死小臣之兵前後四戰而死者五人垂死者二人再昨中箭之人臨死猶不絶慷慨之言眞壯士也聞其人連殺二賊臨死三賊而遇箭云矣　上曰如此人詳細置簿恤其子孫可也曙曰今日合

賊有守禦使軍官忘其名而連射四賊遇箭致傷本廳查
功時未及來而渠之同類無不言之矣 上曰犒軍何時
爲之乎曙曰纔聞有犒軍之 命將官等欲入來矣然許
多軍兵將何物力可以盡饋乎 上曰欲只饋自募者耳
曙曰臣軍則非自募也抄各哨而出送所謂自募者只挾
輦砲手別監及左右相之奴七名而已 上曰然則難可
盡犒也曙曰十五哨中每哨除出三十名使之出征矣
上曰今日已暮矣明日爲之曙曰外援不來深可悶也
上曰今日合戰賊之被殺者大約幾何曙曰軍卒則以爲
被殺者一百二十餘賊而以臣目覩亦不下五十餘賊矣

上笑曰豈至若是多乎曙曰三處則臣實目覩一處則元丰杓目覩賊之死者實不下五十人通前後計之則表〻目覩者小不下百名矣昨日之戰被虜女人亦爲還奪以來矣且此賊必有去嚮處不爲迎後後軍則定向南方不然城外留屯豈若是略少哉　上曰元數不多矣行遠曰若無後軍則此賊不足畏也曙曰臣所以連日出戰者渠來我應則我疲矣我去渠應則渠困矣此爲先發制人之計也渠素以朝鮮國爲恇㥘而今番則人無不力戰渠亦豈無畏憚哉東車不可不遣若遣二十車則可以用之京畿監司處問之如何　上曰依爲之曙曰忠清兵使則臣

之妹夫故欲甚祭通諭日日送人而從不得達矣行遠曰
李秋男者以 上教賞之則辭曰我是私奴若賞上典則
榮矣而當身則不關云其志可嘉矣 上謂曙曰賊曳尻以
走時卿亦見之乎曰俯臨而詳見之矣 上曰伊賊之迎
進者我之幸也不爲迎進則無可爲矣曙曰渠之軍法退
去則有律故必爲上來矣聞其將帥在處則張大遮日以
我國之氈爲帳而居云矣曙曰戰事似當持久軍物不可
不備也 上曰虛放甚多火藥恐難繼也曙曰戰一放砲
不過二十餘次有何關甚京中多有火藥而未及持來埋
置於北青門外事分付留都大將想已處置矣此處火藥已

搗者萬斤未擣者八千餘斤而石硫黃無可得處是可悶也大槩今日軍卒頗有歡樂之心矣 上曰深可喜也曙曰今日適值南風日氣溫煖良幸退出申時末 上出御正堂親自犒軍將官則 命賜盤 上使承旨李景曾播告慰奬如昨日酉時督戰御史李厚源請對 啓曰今日風勢頗好日氣溫煖天意有若助則順臣與具宏同守望見我軍追賊如狗逐兎渠等言斬賊十四中馬三匹云矣大槩對峯胡兵詳細計之則其數一百十四名李廓所見三處屯賊多不過三四十名云若得板子周立前面如立戈而戰則可以殲盡此奴而本營之軍不可獨賊若於明日

通五營出兵五百則一舉而可盡殲矣 上曰形勢好乎
曰甚好 上曰言于體府
丙子十二月二十四日
上在南漢山城有望 闕禮舉動政院 啓曰今日望闕
禮 王世子當參而儀註中有舞蹈節次而 王世子方
在心服中何以爲之令禮官議大臣急速定奪何如 傳
曰依啓禮曹 啓曰議大臣則領左相以爲今日乃國忌
故自前已爲定奪不爲舞蹈云右相以爲自 上舞蹈之
時 王世子立於位不爲舞蹈宜當云大臣意如此敢啓
傳曰依領左相議施行 大殿政院玉堂以上問 安答

曰知道　世子宮問　安答曰知道　傳于李景曾曰體
察使軍官任夢得當此危艱之時穿過賊陣入來城中殊
極可嘉相當職除授漢興寺僧人希安進白紙四十束山
蔬真菁各一石　傳曰紙則送于備邊司菜物則分給王
子大臣駙馬處　傳于李景曾曰主簿朴翰男都摠都事
除授兵曹　啓曰內三廳武士自願出戰分送城上者甚
多宿衛虛踈武臣兼宣傳官十員加出口傳塡差使之推
移侍衛宜當敢　啓傳曰依啓御營廳　啓曰本營軍兵
前後出戰逢箭者多至三十餘人而身死者五人先登壯
士重傷幾至死域者二人傷㾊無比軍士等死傷者則隨

後姓名成冊備邊司移送矣武士中戰死者金鳴達恤典舉行子孫錄用宜當病重壯士武士李廷賢金後吉等爲先除職以爲未死前蒙恩之地如何 傳曰允開元寺僧人浩悅進簽三斗御營廳 啓曰本廳砲手三百名射手一百名繼援一百名馬隊五十名等今日平明一半由北門一半由連珠峯暗門出北門所出之兵則戰於同門外左右而左邊峯下設防牌所屯之賊射砲中殺幾至五十餘名右邊路下所殺之賊亦云八九名連珠峯暗門所出之兵則戰於同峰東西山枝所殺賊又至五十餘名云以戰卒輩所言計之四處所殺已過百數而渠等乘勝誇張之

說雖不可準信防牌所設相戰之處則血流滿地餘賊不
多與在後屯賊一時退北我兵進擄賊柵戰卒之言似不
虛矣查功啓達不可必緩而許多軍兵爭言中殺倉卒之
際決難明覈故從容詳細後錄計而斬級及戰場所得胡
箭一百四介胡弓四張釼一柄弓帒筒箇一部甲胄一部
羊皮衣一領等物移送體府全板防牌四連木防牌三留
用於軍中之意啓 啓傳曰知道備邊司 啓曰督戰御
史吳達濟李烇時無職名依他例口傳付軍職何如 傳
曰依啓知文校理金壽益兵曹佐郎南老星 啓曰自將
臺至玉井寺北水口鳥銃摘奸則楊根精抄軍希福不藏

欒天男不入丸砥平右哨軍金大秋高戒民鳥銃無耳精
抄軍金戒男破鳥銃右哨軍車永進無藥介福不入丸矣
傳曰依他例治罪御營廳　啓曰此城外来屯之賊大小
並五處而今日食後爲始稍稍退屯自松柵相距一馬場外
似是誘我下城之計而即令所見與昨日有變故緣由敢
啓　傳曰知道都體察使　啓曰以府草記士大夫奴子
抽出使之守堞事　傳曰抄出添送不爲無益更爲叅酌
處之事　傳教矣依　上教抄出壯丁各授器仗分送諸
營廳如何　傳曰依啓吏批趙光羽爲軍資主簿朝　上
親臨中大廳犒饋出戰軍　上曰此何軍耶李景曾曰體

府自願軍也 上下教曰爾等爲國力戰而山城無物力
犒饋亦不得稱情可愧之甚爾等終始力戰以成大功則
當以重賞報之李景曾 啓曰都監砲手四百餘名亦當
一時犒饋而賊方見形於望月臺故不得招来何以爲之
上曰輸送以饋何如對曰守城之軍非特都監軍士均是
軍兵而或饋或否事甚非便似難送饋矣 上曰然則分
運以饋何如犒畢 上下教如前砲手張立伏地請曰所
持鳥銃不好聞差備内官多持好銃云姑爲授用待平以
還何如 上曰前所有好品既皆授給令則無之云矣尹
之元伏地 上問何事乎尹之元對曰每以些少火軍出戰

而又無將領故皆不肯力戰若合諸軍一處擊之則可勝矣 上曰明日當出軍矣 上命尹之元進來階上問曰爾之忠誠慷慨予極嘉尚矣仍謂景曾此人定將給軍使之出戰何如言于體府給軍定將宜矣午後雨下如注 上引見朴潢朴潢曰李義培處傳令持來矣 上曰試言其大志可矣 上謂承旨李景曾曰凍雨如此何以爲之乎李景曾曰雨勢如此罔極 上曰安有如此罔極事乎予欲露立而禱之李景曾曰若使下雪不猶愈於雨乎 上曰寧雪則何幸凍雨若此軍民將盡斃罔極李景曾曰自外欲遣重臣祈晴臣當出外分付也 上曰予欲露禱也

李景曾曰然則當設祭物乎 上曰焚香祝天外更何爲乎 上率東宮及承旨史官露禱後苑焚香四拜祝曰入此孤城所恃者天而凍雨忽下胥將沾死予之一身死無所惜百官萬姓何辜于天必賜開霽活我萬民仍伏地痛泣且泣且禱至于未末衣服沾濕達體猶泣禱不已承旨等進伏請起 上猶伏地泣禱不已金瑬等自外入來懇請暫退而 上猶不從從官侍衛者無不泣下沾襟金瑬等進擎 御衣請起移時 上始起四拜而退涕交兩頤觀者嗚咽因遣重臣祈晴于城隍 上御楹外籍草而坐招朴潢曰何以庇軍士乎穀物出置庫中以其空石庇軍

何如朴潢對曰出皮穀所儲空石及士大夫月乃或簑衣
方爲料理矣 上曰速出晉給露禱後政院玉堂二品而
上問 安答曰知道露禱後 上不入殿內處於楹外籍
藁席而坐仍爲痛泣都承旨鄭廣敬左承旨崔䘧右承旨
李行遠右副承旨韓亨吉同副承旨李景曾入請曰當此
危急之時 玉候若又未寧則臣民將何以所恃乎伏願
勿爲過念入內調攝也 上曰爲此入來乎廣敬等對曰
旣添凍雨久處冷地臣等不勝憂悶敢來陳達 上曰守
城軍卒無所依庇雖處殿屋豈安於心乎憂悶罔極而又
爲此擧豈至於生病乎勿爲過慮可也崔䘧曰城 上之軍

以松爲蔽以各爲之所矣 上曰四城之軍皆有所蔽障乎廣敬曰城西之軍無所蓋障而其他則皆有所庇矣崔衍曰久處冷地恐傷 玉體甚悶甚悶 上曰予當入處爲遂退出同日曉 上行望 闕禮聖節也除舞蹈忠清兵使處賚持體府傳令僧人與體府軍官任夢得入來言忠清兵使本月十九日領兵上來入保竹山山城等待湖嶺軍兵不爲前進云夢得以私事往江陵聞變上來云自 上招夢得夢得全州人也自言以體府軍官在御爲推奴往江陵本月十四日聞變馳到原州見監司則尚在客舍不爲前進軍官亦不聚集渠言大駕播越未知所向而公受一道委寄之任不爲勤 王方且安坐大廈重茵而處厚味而食獨安於心乎云則趙廷虎始離客舍移坐鄉廳射堂而無意前進故不勝憤惋脫身來赴云云自 上

抬見時亦以此言啓達而其言窮蹙破漏別無不可信之言也 上招金瑬曰卿之軍官入来誠爲可貴瑬曰渠以小臣軍官能解文字春間曾非罪除下而今者聞變尋来矣 上曰然則尤貴也忠清兵使上来云可喜瑬曰雖上来留時不進極爲痛駭景曾曰監司亦到水原云瑬曰兵使率四千兵而来云其餘則想監司領来也 上曰此後則聲勢稍強良爲可幸瑬曰忠清兵使之逗遛不進者亦必不識賊勢而然也 上曰其計亦未爲不可輕進見挫則甚誤事機矣再昨賊兵之向外去者亦必爲此也瑬曰今日欲募死士出送于忠清兵使處告以師期及抄賊形勢耳景曾曰昨日来僧亦

送于都元帥處何如瀅曰亦當送之矣 上曰使之入來
則亦好而若或不爲善處中路見挫則甚可惧也瀅曰聞
忠清兵方待慶尚之兵云想鱗次入来矣明日會擊望月
峯之賊城内床板盡取作戈如東車狀而擊之則似好矣
上曰李廓言東門外賊亦可易擊云如何瀅曰亦可擊之
也景曽曰李廓以爲易可知其無足畏也 上曰李廓爲
人如是庸劣耶瀅曰李廓頗有詐慮矣仍曰昨日李時白
之軍發憤爭先不計地勢軍官先於砲手一人爲賊所斬
而去中箭者亦多而不至重傷云矣 上曰爲賊所斬乎
曰然矣景曽問瀅曰大監親見李廓而問之乎瀅曰李厚

源言之矣　上曰招李廓親問之可也瑬曰賊在谷中我軍若立戈循山而下則擊之甚易矣　上曰戈不須多若造十五六則可以爲之矣瑬曰元帥所領軍最精倘得入城與此軍無異而恐卒遇見挫也　上曰其僧速送可也瑬曰小臣軍官朴善男者最爲壯士屢度募戰欲與此僧偕送耳城中芻盡方殺馬而食之誠爲可悶賊若不多而受困如此耶　上曰伊賊必等待援兵也瑬曰往還瀋陽其勢不易也　上曰在義州越邊者亦多矣此戈子令各營造之則器具　上曰各營尤無手足決難造得昨日李曙亦欲使監司造之矣瑬曰然則匠人責於監司材木則

取各寺樓板而造之可也今日此賊必更來言和出送武
士仍探其王子所在處如何坐此圍中不知賊之形勢一
邊緩之而急出攻之亦一策也　上曰賊則不緩而我墮
術中決不可為也景曾曰渠使似當更來也　上曰渠使
若來則可以為之不可自我先送人也仍曰其賊甚少矣
瑬曰除其伏兵則各陣皆不滿三十名所謂伏兵亦甚零
星云今日忠清兵使狀　啓持來人到門外落後云矣
上曰無乃見捉於伏兵耶瑬曰逢着伏兵而該散云矣
上曰當令上策趍其援兵未到而急擊之可也瑬曰我之
援兵來到近地則聲勢尤好且必持討賊器具矣　上曰

予意則援兵不必近迫卒遇見挫則甚可慮也景曾曰竹
山則太遠使之駐近然後可以相倚矣瑬曰江原道軍兵
最爲精銳若使進駐於檢丹山則甚幸矣 上曰卿其出
去分付各處及都元帥處傳令速爲成送可也瑬曰都元
帥處曾送立功自效之文字矣今當更諭之也景曾曰各
陣戰亡人不卽馳報者何耶瑬曰未遑也景曾曰戰亡人
已多矣贈職及子孫錄用等事何以爲之 上問金瑬瑬
曰贈職則以武官職仕 啓下除主簿等職似可 上曰
子息有役者免役無役者錄用事書於官敎之末端贈職
比生者之賞加一等可也退出朝 上御正堂犒軍問曰

此何處軍兵耶景曾曰京畿束伍之自募者也守禦使軍
官安有者請曰臣之一家在於廣州故郡爲公爲私欲爲
一戰願得砲手決陣討賊臣通前後三度扈從者也 上
曰爾屢度扈從且願出戰忠誠可嘉當議于體府而處之
也仍使景曾播告如昨 上曰此來軍士幾名耶景曾曰
三百餘名云而未知的數 上問萬甲曰軍士更有當犒
者乎曰今日當犒二千二百名矣 上曰非此之問也門
外無來者乎曰姑無景曾曰來到門外者百餘名而以領
將未及來故不得入矣 上曰速招領將景曾曰雖無領
將先饋之如何 上曰依爲之犒畢有金士豪者請曰出

戰之時　官則却立城下不爲進前只督諸軍以此萬無
殺賊之理請自中推出領將　上使景曾諭之曰言于汝
將午時崔珩請對　啓曰自募軍兵曾已犒饋矣似聞守
堞之軍皆以一體犒饋知之而日氣甚寒疲困已極聞管
餉使之言則掃庫米亦四石云並此而釀二十四石則可
以均饋請令管餉使次知一體犒饋如何　上曰好則好
矣物無之矣珩曰請招管餉使議之令且下雨不可不犒
也　上招李廓曰聞卿昨往南門外賊之形勢如何曰小
臣登高望見賊兵多寡則不能詳知而申時載卜物板子
而来者百餘駄矣　上曰賊數幾何曰僅五十矣賊在山

乎在平地乎曰屯村里中分三家而處矣　上曰討賊形
勢如何不須論形勢可以速擊也　上曰何以如此云云
耶廓曰賊簿城外外兵難待而方為攻城之器械不可不
擊破其謀也　上曰戰場形勢如何曰形勢亦好潢曰渠
在平地我兵分山而圍則形勢甚好矣景曾曰胡王子在
其處乎廓曰王子則越一山而在矣器械則造之於其處
云　上曰何以知之廓曰為薪籬遮之而丁丁之聲聞於
外矣　上曰北門外賊其數不多矣潢曰南門外則甚多
云廓曰伊賊望見我兵輒為逋走以此攻之不易　上曰
何以如此耶廓曰昨日有騎白馬着紅甲之賊衝突而來

我軍砲殺之心是賊將也其後上来者一百三十餘騎而見砲則輒走我軍已習於戰視賊甚輕矣 上曰副將以下當各出奇謀何以則可却敵耶儒生雖解事不如武將矣雖在邊方討賊尚不可不盡其心況置 君父於孤城之中何敢不竭其誠力耶目今和事已不可成所當勉者惟戰之一事而已南門外賊其數頗多而臣所領砲手之中善放者不過二十名若加得善放砲手三百餘名緣山而下逐其賊焚其器則事可為也 上曰所為器者何物也廓曰攻城之械也小臣管下候望者見賊吹喇叭分二路向京城云矣 上曰向何之耶廓曰必聞軍官之来也

東大門賊盡爲急往遠地者奎不知其數而行色甚似忙迫且自此邊吹喇叭而諸軍一時並下云小臣不勝憤忿請得精砲數百趂令明不許利鈍欲決一戰耳 上曰我勢不重若無奇謀好機則不可動也瀇曰伊賊甚畏夜擊云 上曰更爲出往察見形勢廓曰臣於昨日已詳見之矣 上曰東門外形勢平乎廓曰勝於南門矣 上曰伊賊向何處去乎廓曰奔走顛倒而往云瀇曰在我無懾賊之事矣然以理勢思之渠之深入亦已失計矣無乃撤還乎 上笑曰寧有是理景曾曰將卒之欲戰如此而三百軍兵抄給不難請從廓言如何瀇曰今日則昨日戰罷軍

士疲勞不可為也景曾曰然則明日決戰如何演曰臣意
則四門出兵似誤若專攻一處則四面分散之賊何暇同
聚乎廓曰雖然四門不可不各示出兵之舉也 上曰此
時不報國恩何時可以立功乎盡心為之廓曰臣受恩已
多恒切死報之心到此地頭敢有愛身之念演曰 上意
必欲得奇計然後擊之矣廓曰臣亦言于將帥曰此賊方
造器械凶謀叵測不可不擊且其形勢不得並馳我兵三
百成行列立賊兵多至而攻殺益好矣景曾曰廓世受
國恩萬無惜死逗遛之理請於明日依其言願使之出戰
上曰此人素多詐力朝已言于體府矣徃與相議擊之可

也景曾曰朴潢在此命請同出與之議處　上謂潢曰此
地之僧多在而無人統領云其中定將一人當出使偵候
時使其主將差定如何潢曰僧人等不堪唆使之役諸處
責應罔有紀極有僧名眞一者次知其事云矣　上曰給
摠攝帖使之主幹廓曰軍不要多必得可用者然後可以
成功自募者雖多不如京砲手御營軍之精矣　上曰出
與體府議爲之廓退出　上曰李廓在喪予景曾曰其母
新死矣　上曰廓雖有勇力而志或恇怯則可慮也問景
曾曰承旨請對城上之卒欲一體犒饋物力可及乎景曾
曰若釀二十餘石則可以遍饋臣亦在外與之相議或饋

或否實爲未安而一石之米亦且關重當出與管餉使議
之也金槃請對 啓曰坐此圍中已經一旬而賊兵四集
等待其援設使三道軍兵上來不延當殺百之騎化戰殺
死相當亦未爲敗衄臣意請出各邑軍兵一與大陣相戰
設使賊兵百死而我兵千亡不可不開通一路奉車駕入江
都而諸將之輩過爲愼重似聞李廓請戰而大將沮止云
此何爲耶 上曰兵家之事何可輕議諸將亦豈無意思
耶槃曰到此地頭何可爲萬全計也若入江都則雖爲萬
全之計可也坐此孤城留時引日甚不可也衍曰自外入
來者頗多而自內出去者絕無沈器遠軍官亦尚未出去

云溪可怪也諸道必爲和事所誤故忠清兵亦到竹山而
不進云不可不募人催赴也景曾曰募人出送事朝已分
付矣牙兵中亦有勇敢李義培送二名而持狀 啓者不
得入持文書者入来矣 上曰然矣犒饋事議爲之賊多
向京中云欲爲何事耶景曾曰傳聞不足取信而似聞都
元帥来到水原京城若空則必爲入據故爲此向京耶
上曰元帥豈入京城設使不入京城賊必爲此而向京去
也昨日向慶安去者非是爲遮截忠清道之軍兵也耶
上謂景曾曰見李廓聽其言語以欠勇敢之氣未知如何
景曾曰雖欠勇敢渠旣輕賊想賊勢無可畏也 上曰若

不勇敢何能有成凡戰必膽氣而後可以有爲也城中軍
卒若多則可以多出一戰而若乏守堞每每小出可歎景
曾曰晝則似無逼城之患排堞之卒放戰何妨其中頗戰
者亦多云矣槃曰聞李曙軍官甚多而不爲登城體府軍
官亦皆閒坐云勞逸不同甚爲未安 上曰豈有不爲登
城之理槃曰軍情素多猜均是軍士而大將軍官則安坐
而食諸軍獨爲勤勞豈無不均之歎乎景曾曰臣請出與
管餉使議之退出金藎國朴潢請 對潢 啓曰臣與李
廓議于體府則今日亦可擧事而適值逆風欲於明日出
戰矣 上曰李廓足以任之乎藎國曰聞廓言則匪賊酋

所在五里許有伏兵故廓輕此賊而欲戰矣臣之愚見近来諸處小小所獲豈足以了大事聞有賊五百餘騎抵向並橋近處云此則必為迎擊南軍也今日又為多向京城云此則必為迎擊西兵也臣意除出守堞軍數千名直擣酋營則事可為也渠若請添兵於其國則援兵之来只隔二三日矣渠若通於其國曰 君王方入小山城云則渠必踴躍而来矣且忠清之兵雖来不足為倚重設若在道而遇賊則亦不無潰散之患今日不戰明日不戰使賊兵大至則何以為之 上曰其言是矣而兵力不足奈何藎國曰歷觀城上多有不緊處如此之處不必守也一萬守

堞三千出戰則可以破奴營李廓所言乃是伏兵也 上曰奴營則難可擊之卿旣親見其數幾何蓋國曰以臣所見其數甚少牛馬之外僅數三百矣 上曰豈至如許之少乎蓋國曰實爲不多若使萬千臣豈不知以日計之添兵當至臣窃悶焉 上曰然矣如是遲留者必等待援兵也欲破穿一隅如何景曾曰聞軍官之言其數不多矣潰曰臣意昨日出兵時欲專攻一隅以通命脉而必令各出者未曉其意也諸將之以爲四門出兵則不能首尾相應者其計甚誤設使專攻一隅奚暇来聚相救哉蓋國曰四門不可不示形勢而一隅專攻計之得也昨日之戰自

上亦親見之矣其數果多乎將帥則不爲出去只令軍兵
出戰使坐作進退各任其意如是而可以有爲乎臣意不
可不一大戰也 上曰我軍皆步兵恐不當鐵騎之馳突
也潢曰分爲二三軍前砲纔放後砲繼放則雖鐵騎將何
爲乎蓋國曰臣子分義當聞難卽赴而李義培來到竹山
等待兩南軍兵云兩南軍兵豈可易至人臣分義掃地盡
矣極爲駭愕且犒軍事 命下矣物力甚薄無可出處欲
分米合與醬豉分給各營且給馬匹使之屠肉作羹可也
萬餘軍兵難可遍犒也潢曰李義培亦恇怯不得上來請
送人喻以此地形勢使之引來如何體府軍官朴翰男頗

是壯士曾經訓鍊主簿陞拜都摠都事往告形勢似可
上曰如此則好矣但何以上來耶若或潰散則甚可慮也
璜曰渠亦送八十名爲先鋒云必已知形勢而若中路遇
賊則恐不無此患也 上曰今則渠在山城似無危事若
出而遇賊甚可慮也璜曰雖然豈可使坐空城耶 上曰
依爲之必須善爲指麾也

丙子十二月二十五日

上在南漢山城 大殿政院玉堂二品以上問 安答曰
知道 世子宮問安 答曰知道兵曹 啓曰摠戎使移
文內自兵曹定送禁軍等於城堞晝夜守直勤苦無異將

官依他論賞俾無獨賢之歎云依守城將官例次次陞遷
何如 傳曰允禮曹 啓曰溫祚定都於此歷年最多必
有其神古人行師駐軍必祭其地之神今者 大駕臨駐
城隍祀典既已舉行致祭溫祚似當並行敢 稟 傳曰
依啓都體察使 啓曰城中蒭草已盡而現存馬匹不知
其數數日之後將盡飢斃而瘦瘠既甚則又將為棄物不
如急先屠剪以餽將士之為愈令該曹約以事定後各給
價本收捧處置何如 傳曰依啓正言趙壽益 啓曰孤
城被圍已過十餘日諸道勤 王之師不容一刻暫緩而
公清兵使李義培來駐竹山趑趄不前逗遛不進之狀極

爲痛心所當依軍律處斷而姑先下諭使之急速進兵以
爲立功自效之地　答曰依啓都體察使　啓曰臣從事
官蔡裕後　啓下之後移拜執義從事官所當改差以存
臺閣體貌而察任已久事務亦多勢難頻數遞易在前從
事官有臺諫改遞之例令則何以爲之敢　稟　傳曰使
之兼察許啓　啓曰城上軍被傷者率来閭家救療事
傳教矣被傷之軍重傷者則不多而被傷之人甚爲煩遝
思欲飲酒問于醫官則飲酒不可云故饋以菉豆粥矣
傳曰知道盡心救療管餉使羅萬甲　啓曰堞軍分給空
石事　傳教矣収拾若干空石藏置而日氣清明若預爲

分給則必籍些盡敵徐觀日勢以爲分給如何 傳曰觀
日勢分給可也午時 上親臨大廳犒饋出戰軍士政院
玉堂藥房百官問 安答曰知道朴潢引見 上問昨日
空石分給幾何曰僅僅分給四營軍士賴以無傷矣景嘗
曰擿奸宣 傳官来言沾者未半而重衣者不沾裏衣云
今日風日亦温良可幸也 上曰豈有不沾裏衣之理乎
潢曰小臣亦往見之全濕者無之矣 上曰昨日出送幾
人傳 令幾處乎潢曰欲送朴翰男而僧人三名自願出
戰矣昏登曲城望見有燃火處自我燃火則即滅之必我
軍也 上曰若是我軍則何以滅火耶潢曰見我應火故

滅之耳景曾曰昨日入来僧慶雲者最爲詳審渠言登高
望見賊數甚少三十里之外則賊兵不到云其僧且有義
氣者也宣傳官趙行李信儉等相値於龍仁與之偕来卒
遇賊兵失其所騎馬此僧被與同来宣傳官等力盡不及
留其上佐使之率来云矣　上曰其僧善矣江都消息
因渠而得聞耳景曾謂潢曰今日更無擧措耶潢曰今
日則凍濕之軍形勢不便景曾曰日氣尚温午後何不出
兵耶潢曰欲穿北門外賊矣西營下屯賊夜間甚喧聒慮
有犯城之擧而且念意在犯城則必不喧聒矣終果無事
經過矣　上曰外援已来自此可以出兵何用等待如此

耶潢曰待日氣昇煦欲使出擊矣 上曰專攻一隅穿通
道路可也從西門小小出兵有同兒戲矣 上曰李廓似
無謀矣潢曰雖然且有勇敢之才矣 上曰援兵已集自
此先擊使賊兵有所畏而我援增其氣也何用留時引日
坐而待盡耶潢曰伊賊犯兵家之所忌者甚多而我軍不
知父母妻子之消息人人懷必死之志願一戰攻之似易矣
景曾曰當初誤聞人民恃和不動矣昨聞僧言則皆以避
亂去矣潢曰謀夫孔多聞頃者胡差之來當為酬酢仍知
王子所在處而圖之則亦是將計就計之一機關而遷加
斥絕尚不知 王子之在處深為可恨而論議甚激不敢

莪口可悶 上曰此意則已言之矣潢曰機悶甚密當送
使价探知 王子所處未爲不可而論議太激終不得爲
之臣宗未曉也 上曰愚矣我耳何可信也潢曰古人有
詐降而探賊者兵家機謀不拘常事而我國之人不習於
此可悶 上曰沈器成亦未得出去豈可責於他人耶景
曾曰日氣似當温煖速令炊食出兵如何 上曰十分愼
爲之謂景曾曰僧人三名已出去乎曰已令出去僧人習
於山勢可保得達退出巳時回大將引見 上曰今夜軍
卒何以經過景稹曰僅以木枝蔽身而過矣時白曰腰下
則盡沾其宏曰幸無凍死者時白曰累日凍寒更被沾濕

無人不病可悶 上曰守禦軍最無依庇云何以如此耶時白曰倉卒不得斧斤亦無領將故不及爲之矣 上曰雖借於村家豈有不得斧斤之理乎斗杓曰昨日所蔽亦已燒火燎衣矣 上曰所庇之木不可撤燒爲渠留置雖不得燒有何賊乎斗杓曰所幸者四壁無一人凍死矣上曰猶有寒戰將死者云矣卿等皆以病人何以堪過乎獨處溫地何嘗不悶念軍士則常人也卿等素養不如此尤何以支過耶景曾曰小臣身病不遑念及自 上所送空石即以分給軍卒矣斗杓曰軆臣以 上意傳令望月臺及南門外中欲爲出兵望月形勢則臣與景稹可以知

之南門形勢則具宏可以知之請與相議定　上曰卿等之意如何斗杓曰望月形勢戰場不廣雖出兵四五百可以却敵而我兵未入賊還守待他日援兵之來奪而據之然後可爲吾有不然矣斗杓曰山麓之賊則可以擊之而伊賊輒下平野誘引我軍城堞収拟之兵不過千餘故每惜我軍之疤恐有蹉跌之患不得下山麓之外如此則終無結末矣　上曰然則何以爲之斗杓曰必待外兵入援軍兵有餘然後可以出城城堞之卒出送脫有蹉跌甚爲可慮此賊俯瞰城中豈不知収拟堞卒耶夜所亦欲爲之而賊兵不出結屯縱使出兵不過拟一伏兵而已大陣則

無可爲之事矣近日我兵少有所得者盖緣得地之利也
望月也賊不難逐之而我軍綠入彼則還攙別無益矣具
宏曰南門外賊多造薪帳我國人民擄在其中而賊數旣
多路險且遠以小兵當之不易在我形勢甚不好矣　上
曰無山脊矣手柏曰賊王所在處縱不得大兵出擊若爲
探知則有一策焉聞賊夜睡甚熟云送李曙別抄軍爲夜
擊則或可有爲一邊適使于賊王處知其虛實如何　上
曰此言如何景禎曰必詳細知之然後可以有爲賊兵亦
未必宿於其處矣時白曰賊王賊則不宿其處去矣因陳
再昨出戰形勢曰伊賊神出鬼沒無一鎮定處引去大野

松田如魚之集我兵大戰不利出應盖其約束必如此也
令者欲擊東邉則未知賊更犯何處也小臣之軍一無可
用者戎機大事臣不敢知然以臣愚計形勢旣知如此矣
所得小而不關於大利害賊来則應之不来則休兵可也
以達夜寒凍之軍兵萬無擔當之理而出送平野且有危
道誠爲可悶之甚也　上曰如是而終何爲乎丰杓曰欲
戰則勢如此持久則亦不可臣未知何以則可也景禛曰
以臣所見近来之所謂戰者有同獵夫之山行也丰杓曰
軍多則雖使物故相當不可不戰而以軍小爲悶耳外報
亦不得聞未知西路賊已絶耶諸將等抄捕間使使不得

相通耶深可欝悶時白曰昨日初更末臣歩往西門書院
頗有喧聲無乃渠等出外還集耶　上曰渠亦有畏心矣
斗杓曰渠等亦移陣入村家云矣昨夜哨官黃皓頗戒心
臣以賊無此理鎭定耳時白曰援兵若到則當下野一戰
以决死生而目今軍兵甚少誠爲可悶斗杓曰援兵若来
則可以戰矣景曾曰援兵何以入来乎斗杓曰雖不得入
城結陣於近處則亦足以助勢矣景禛曰楊州軍兵　於
都監御營之間而如此等軍不足可爲也斗杓曰臣所守
城凢百五一堞砲穴四百而半排半空誠極虛踈而何處
請得添兵耶景禛曰不須閑談只論明日出兵之事可也

時白曰臣所守門外則軍足以衝突其餘則皆是氷坂勢難可着足出兵擊之甚難矣斗杓曰廣州之民詳知山下形勢使之出去探知賊王所在處如何時白曰何以探知守景曾曰小出兵則以爲無利大出兵則以爲不可將何以爲之具宏曰小出兵可以日日爲之也 上曰南門外形勢若是其難乎宏斗杓指陣形勢時白曰山頂伏兵可以潛擊矣斗杓曰然矣望月峰南門中當合四壁大戰耶抑各出兵擊小賊以待後援耶 上曰小小出擊有同兒戲故欲合壁大擊此事誠難乎時白曰此則甚難矣景稹曰若擊望峯奪據則甚好而我軍還入則復爲賊有矣景

曾曰奪據則可以通路乎曰可通矣時白曰臣意已陳之
矣望月對峯則軍卒雖傷奪據則好矣景稹曰来此　擱
前何敢論軍士之傷不傷乎為將者只察其形勢而已時
白曰南門外則乃是平地其餘則皆峻急決難用兵也具
宏景稹曰南門外則非大戰之所一下山底更無還路矣
景稹曰賊王所在處送此地人知形勢者探知如何景曽
曰守禦軍皆此地人可以送之也　上曰此輩豈能探知
若必欲知當送使价可也景稹曰雖送使价既見之後更
移他處則何以知之朴蘭英尚不来耶宏曰不送蘭英見
之可知其軍小也時白曰觀其負柴為圖真撻十人則我

民幾五十人矣　上曰擇其形勢好處而出軍不好處小小觀兵可也景曾曰送武人爲使价探知賊王在處及虛實如何　上曰今日雨初晴似爲有妨明可送之也景禛曰千後當送之豈可遲待耶退出　上曰須偵探無爲送使而新經雨雪形跡似拙是用爲難也景曾曰渠必以我窮蹙而送使明日送使如何　上曰其有能善爲察伺者乎景曾曰豈無其人退出巳時末　上招朴潢問曰今日送人于外處乎曰沈器遠都元帥處各送僧人器成則時未出去矣今日出兵事議于體府定討對峯之賊四營各出一百名並御營軍八百名欲先擊對峯次討南門外矣

上曰日勢似更有雨徵何以為之曰空石更有餘者欲加分給矣 上曰依為之且出去僧人每一人持發處文字而往可也如此則一處雖未達一處或可得達矣林㻶請對啓曰小臣細察軍情無不欲戰又察賊形堅城之下無復可為而孤軍深入勢難久留渠於十七八九日已知我拒絕不無請援之舉宜為速戰却之而尚今無一舉措我之援兵來在三息之外而不為進前想不知賊勢而然也西路軍尚無皃白湖嶺軍兵以日計之似未及來矣大槩列邑將相擁兵不進必須自內喩以切迫狀而一送蠟書之後更無舉措設使使价相望亦云難矣而徒以義理責之

夫義理者豈可責之於人人乎僧人等持蠟書往還者其
功不小壬辰之難有功僧人亦除堂上嘉善今雖不能如
此特除八道都摠攝使之感動如何　上曰往還僧人不
爲論賞乎景曾曰他僧皆以私事往来惟忠清兵使處出
往僧人還来而似聞其出去時已除都摠攝云矣　上曰
招賢書使且僧人還後更加論賞可也㮚曰軍情無不血
誠欲戰而以無首級故有一人分明中賊殺馬而不得與
於查功稱寃於小臣矣景曾曰何陣軍耶曰李時白之軍
也　上曰查功之事自有大將何可人人爲之乎朴潢入
来　上問曰出去僧人論賞乎曰出去時已除摠攝矣

上曰入來後當別有論賞也捒曰未除摠攝云潢曰然則
必未受帖也 上曰此時賞罰不可不明穿過賊陣其功
不細而無勸勉之舉則將何所爲之乎潢曰昨日入來僧
人請令復送此處僧人不多曾出者已五人云且沈器成
今日亦爲出去云矣 上曰何可必乎景曾曰聞慶尚監
司沈潢亦到可興云許完則臣宗不知而聞其衰老難進
沈演若進來則足以有爲矣捒曰與賊相對十日尚未知
賊陣形勢廣州人民習知山下形勢諸大將等募人下送
探知形勢而尚不舉行深可鬱鬱潢曰臣請出去送人于
沈器遠及元帥處 上曰依爲之退出景曾曰當犒軍人

已爲聚來而此處狹窄當出　御大廳乎　上曰依爲之
午時　上御大廳親自犒軍使景曾播告慰奬如昨日有
尹之元者進曰四門出兵其數甚小而又無將領使軍兵
各任其意請定送將帥一處合戰　上使之上階喩曰爾
之忠勇久而不衰予甚嘉之因　傳教曰此人定將給軍
事言于體府未時李曙請對　上問軍兵何以堪過耶曰
朝聞　傳教而臣於其時作粥饗士故不及來矣昨日所
達車戰事賊已移陣令不可爲之也　上曰何以如此曙
以指畫地而陳其形勢曰令則事機已變不可爲矣西門
外賊五處結陣迫近城外作松柵不動此若退更無可戰

之處請選新軍二百與之合戰别選勇敢欲為夜擊耳北
門外則自女墻至城底為一氷坂賊無着足之處近來數
日則可保無虞矣　上曰賊若為雲梯則何以為之曰城
底危險人不得並行而等城甚高渠何能犯乎若待後日
軍兵飢甚無力則無如之何矣此時来犯則我之福也但
臣之所慮者賊已下屯平地下擊則歩馬異勢俯攻則九
矣不及恐有留時引月不通人跡之患是用為悶望月峰
近處地則自今日為籬云盖賊當初視我如女子之房今
則頗有畏心故如此也禍迫肘腋不可不討明日觀戰勢
欲為夜擊矣景曾曰何必待明日今日不可為之乎曰軍

士凍餒何可出戰乎凡軍戰還當作粥饘之以示優待之
意而今既不能然覓給落幅數十張使之衣之矣江之越
邊充香必有我國軍兵来到也　上曰何以知之曰臣昨
日欲試火箭放於城上則越邊舉火且爲放砲臣則耳聾
而他人皆聞之云矣　上曰何不送人探知耶曰小臣軍
官落後者亦使之相應於此未知爲誰而必不出此二者
也昨日僧慶雲者来言自来人民始爲追捕零賊之計且
聞此入来人復戶之説皆以爲如此之功亦且有賞則我
輩捕賊必有重賞相與約束云且念城糧未盡之前萬無
迫城難支之理賊所以專力於望月峰者所以絶三南之

道路也且以我軍難於仰攻故也賊屯處雖似稍廣城底
則甚隘當初築城時臣欲穿鑿而恐傷地脉只削去二旁
當中僅容二間許矣今當欲盡鑿耳　上曰爲日此久何
以爲之曰以堂堂帝都亦且五六月受圍縱使持久何必
動念故臣言於管餉使十分節用而軍情則必無惡言矣
景曾曰　王子所在處人以爲當送人探知其意如何曙
曰臣意亦然前者雖已據義斥絶今則歲時已迫當送歲
饌仍諭之曰我則本無戰心而汝敢相厄至此今則當有
一戰而歲時相問禮也故玆送物饌云云則似好矣大槩
意在戰則懇乞而驕其志乃是兵家之奇法虛虛寔寔載

在兵法矣且令諭之曰汝若降等如丁卯年則吾當從之不然則有死而已云云似可矣左相出去時見其數不多云今者更送武人探知其勢亦一道也 上曰其言是矣渠來請我時旣不送使則歲時存問之說似近矣曙曰胡人最以歲時爲重若送歲饌渠必喜之矣因及道山倭戰事 上賜酬酢仍曰恐渠不見欺而吾入渠之術中也爲武將者專爲討賊之事而已曙曰臣非敢請和也欲試權謀耳必設此機關然後可以討賊也今者佯爲文書於管餉使曰城中之粟足支數月諸道軍兵亦令退住而加其軍號若爲持久之計則亦一機關也 上曰其言善矣彼

賊信與不信中俱好矣卿何不與體察使議爲之耶文字中亦當曰粮足以支十朔諸道軍兵亦加卑號可也曙曰爲此文書密封佯落若爲見失者然使賊見之則甚有功也上曰然則令番僧人出去時急爲之可也曙曰沙峴以西消息切不得聞深可鬱鬱臣欲送人于安州矣不知賊後消息則應變之道亦爲甚踈豈不悶哉　上曰平山人已出往耶景曾曰昨日必已出往矣曙曰此地人習於山路故能出去平安等道則人不知道故不得来矣　上曰卿每言張紳矣其才果如何曙曰紳善將兵有將帥才使守江都則雖未大爲布置必有撫百姓幹約務之才矣令番元

帥之不來人以爲過臣意則元帥不可空手而來惟遂安郡守可率而來其餘則無可將千名者金自點獨何爲哉知固不敢望如洪戒男亦不可得誠爲可悶昨日李秀林請陞堂上定將如何此人則不下於洪戒男矣 上問景曾曰秀林何如人耶曰再昨之戰進於賊戈下拔劍擊賊者也曙陳其進前斬賊之狀 上曰甚壯哉曙曰右司把摠洪有吉亦有功矣 上曰李秀林前職何階曰前權管也景曾曰以規外故不陞堂上矣 上曰破規陞堂上定將專委可也曙曰秀林中箭不知其數而以其裏着長衣表着短衣故中箭甚多而不至於死傷矣 上曰李秀林

入送可也曙曰有吳英蘐亦壯士也行伍之間無踰於兩
人也　上曰如此等人先除守令則可以激蘐堂上則姑
除之可也曙曰李光春者築城儲穀其功甚多不可不賞
上曰李光春入來乎曰未及入來矣景曾曰光春即緣坐
於夢鶴獄事之人而臣徃北道時聞其請於築城來此聞
之則其功果多也　上曰非緣坐也乃身犯者故不爲全
釋矣今當有賞矣景曾曰李秀林吳英蘐使之招來乎
上曰依爲之退出　上招李秀林吳英蘐　教之曰爾等
討賊去極用可歎秀林曰時事至此不計死生而已有何
義氣而然乎　上曰將相寧有種乎何以則可以討賊耶

各陳謀策秀林曰欲小有爲據險鋪菱鐵則先鋒之馬必蹶從以斬之欲大有爲送馬兵追逐則屯聚之賊必散豈有不勝之理所以慢我者以下仰以後我軍望風卽潰故也若斬其退者直爲實擊則不難破之矣 上曰汝等所見形勢如何英蕟曰賊見我軍必爲誘引若爲追去則可以擊之而我軍必退却不前故任賊橫行耳北門之戰臣旣擔當賊矢最易看望俟其矢盡足以大挫而後軍退立不進臣只率十名入其陣中還爲見却若得排馬鎗排立以進而分前後運放砲則可以殲賊矣 上曰賊數若少則砲手則可以盡殺而何以不得盡殺耶英蕟曰以無統

領故諸軍一時齊放大砲不爲虛放矣體府每加軫恤而
累日凍寒士氣日挫極爲可慮　上曰如爾之人不多良
可嘉歎　命賜之酒且曰我國之人不慣與賊戰故無正
將帥汝等須爲正將帥也討賊之時必先登者爲勇猛若
在後觀望而已則何足可取秀林曰　上恩罔極不知攸
措雖得一卒請願盡力所至景曾曰此屬新入御前惶恐
不盡所懷矣臣在外聞其言語頗有理且有膽氣異於鄉
人故語訥不敢盡其辭矣聞其前所獲賊亦多而以其時
無給科規矩故不得及第帖請一體給科　上曰考見查
功而爲之景曾曰言於李曙給軍爲將如何　上曰依爲

之秀林真壯士也英發似賊而有膽矣景曾曰秀林家世
將種而前任權管之未得蒙賞必未及查功而然也 上
曰查功之事不可不趂卽爲之李秀林考其查功比他戰
功加一等除職

丙子十二月二十六日

上在南漢山城 傳于崔衍曰內用米三石入之 大殿
政院玉堂四品以上問 安答曰知道 世子宮問 安
答曰知道都體察使 啓曰守禦使牙兵私奴徐欣男爲
人伶俐壯勇晝則從軍出戰夜則間出偵探功勞極爲可
嘉許令免賤之意敢 啓傳曰依啓 傳于李景曾曰折

衙金慶仁實職除授南陽營將差下卽爲出送御營廳
啓曰朝者有烟氣於廣津上灘越邊金臺山日黒後又爲
擧火五處而渡迷倉後劍端山北門西邊曲墻最高處舉
火應之則釼端山之火連續加爇橫亘六七里火光照曜
於遠山必是其道外援之兵故敢　啓傳曰知道吏批李
百祿爲軍器判官兵批金慶仁爲僉知中樞府事爲南陽
營將李景曾　啓曰守禦使軍官金慶仁来言南陽所屬
十一邑軍兵將至三千餘名而營將趙脩齡蒼黃未及領
来云而自領出去招聚領率而来故敢　啓傳曰引見未
時　上引見金慶仁入侍承旨李景曾假注書李晳記事

官俞撤　上問于李景曾曰此人誰人之軍官乎對曰守禦使軍官而爲堂上云矣　上曰自願出去欲奬率軍兵而來忠誠可嘉何由得出率軍而來乎金慶仁對曰臣不知此處道里願得一僧从率去如得出去則庶幾領率而來矣聞其軍从屯於釜谷云若然則何難率來乎　上曰爾若領軍而來則其功何言仍謂曰此人授營將而送之李景曾對曰營將趙脩齡十四日辭朝故急遣未及率軍獨身入來云矣　上曰然則宜遣趙脩齡此人除此任而送之也　上謂金慶仁曰爾若領軍而來則此必有上賞矣　上謂景曾曰此人堂上云授實職無營將而送之使

達大功仍命饋酒又謂曰伏兵甚多何得出去乎慶仁對
曰伏兵雖多冒死必欲出去也聞賊向曉則牢睡云此時
庶幾或可出矣慶仁曰前營將趙脩齡盡率下人而來云
令不可多率而去臣欲其率一人而去也朴潢入　對曰
奴營送牛酒事大臣既已定奪出外相議則或以爲若送
宰臣而彼若不受則羞辱之甚也以前往大臣言私送於
馬胡處語以欲送王子處而不敢直送云爾則似或便當
云未知如何　上曰此事豈可狐疑乎李景曾曰雖以大
臣言送亦何妨乎　上曰以大臣言送之尤不近似渠每
以恐喝爲主雖不受亦何傷乎以朝廷言送之無妨矣内

有銀瓶盒以此盛酒果而送之仍為饋遺如何朴潢對曰當以下教之意議廟堂我國之事每患失機今日內預為講定明朝送之何如　上曰人皆以為急而明日則似太早矣景曾曰歲時已迫明日亦不早矣朴潢曰聞李稹言則若為此舉軍情必懈怠云矣　上曰不害於事而已送人何妨無多談速為出去擇人以送都體府　啓曰奴營牛酒持去宰臣以李景稷定送之　傳曰知道命招羅萬甲朴潢問曰今日出戰事何以為之潢曰日氣甚寒軍士凍慄不能發用故姑令散敀以待稍暖矣　上曰然則令日不為出兵耶潢曰一寒如此軍士戦慄勢不能操兵矣

上謂萬甲曰粮餉何如曰分五日給料而政丞以下以七合放料奴子則以五合放料自初至今凡十五日用下千餘石矣一五日放料之穀通計僅九百石也今留租四千石凡下人晝夜不離者外以皮穀給之而米穀最窘欲令僧人及各家諸奴舂正作米累日言于體府體府亦以為可以守堞為難不為舉行耳 上曰皮穀幾何曰合米太豆凡萬石皮穀四千石矣 上曰士大夫奴子以皮穀給料耶曰以皮穀給之每一五日用下百石矣 上曰管餉之任極重善為之減其合穀頗有羸餘否曰減得三合羸餘甚多臣 啓請從事為未安而洪瑑安廷燮同為次知

後頗能善處矣大臣備局堂上請對　上曰日氣甚寒老
病之人何以堪耶瑬曰臣等有何所傷軍士等雖無死亡
而手足凍坼不能屈伸云無策可溫今日出兵事已定約
東而軍士不能操兵風勢更作火藥又飛姑待日溫風止
午後欲出而風寒一樣則何以爲之　上曰問于大將之
任相機爲之瑞鳳曰此日形勢何可盡喩日夜所望惟在
勤王之兵上來而湖西兵雖來結陣於四息之外西路兵
若來頗爲精銳可以得力而時無消息下三道軍兵則設
使上來曾未當胡難望其摧鋒所恃者城士氣之不衰凍
餒累日血氣已盡則雖有至誠無能爲也臣以爲從前見

欺於此賊蓋亦多矣然孤軍久留或有思故之心而以無
名爲難則或不無許和之理前日渠使亦來矣試爲送人
於斥候適於馬夫大則似有萬一之望滿城人情無不如
此而金瑬則方爲大將不敢直達請 下問於金瑬李弘
冑以下諸臣姑解倒懸之急 上曰請送馬胡則其能詳
乎瑬曰臣爲主兵之官故不敢先啓當初見圍之時豈料
有今日乎賴 聖上激勵士卒若干砲手連戰有獲故群
情鎭定得到今日而曉事者皆以爲若干上來之賊雖得
捕獲而不能大戰賊勢一樣故人人督過臣以不爲尾擊
臣既主兵固不敢出此說也忝居相位又値左相之先發

則亦何敢不陳所見耶芻草已盡馬匹久飢目今馬兵則
更無可用矣 上曰此間形勢雖不多言予豈不知但今
日形勢已到萬分地頭送使與否固不足論而從前見欺
者甚多頃者渠雖送人而其言有不足取信渠無所困而
先爲要和者萬無其理卿等當思和事之成與不成而處
之可也送使而不得和則徒貽人笑有害無益無乃終歸
於無形耶以頃日之事見之大臣往見時所言不爲降殺則
猶可信也猝下三層此豈理耶當初崔鳴吉之往也予以
爲必加一層而不加云故深以爲疑終歸於見欺矣瑬曰
渠當初以爲自 上必入江都故欲一擧掬和而卒入孤

城四面受圍知我一刻危急故有言耳 上曰諸卿各言所見送使與否固不關也第未知和事成乎不成乎弘胄曰臣意渠若添兵則吾雖請和而不許矣意在捲歸則或可以許之矣羣情亦皆如此 上曰勿言羣情乎亦豈不知之只論和事之成不成而已弘胄曰渠若思歸而以無名爲難則不無退去之理亦何可必乎 上曰各陳所懷藎國曰使渠少有勝勢則必不許和然臣意則欲送使价觀其兵勢及氣色或有欲歸之心則可以爲之矣然渠使再來而不答今始送使則雖有歸意恐不輕許也臣意則和事必難成矣自我招集援兵充壯形勢使賊知懼而欲

退則可以言和也此時已到十分地頭先為請和豈肯即
許鳴吉曰臣在外亦與此論同而其外則與相臣之言無
異蓋賊或有故心而以無名為難則不無因此退故之理
縱不得請仍知賊將所在為夜斫等事未為不可矣張維
曰當初渠既至而 大駕入此渠以為在其掌握中故發
此難從之請矣今則賊之死者亦多而且聞外援之來則
不無許和之理故雖難度其必許與否而一番送人恐未
為不可送人而不許則雖曰見辱亦何大害瑞鳳曰此事
之成在十分之一二而亦無大妨於事機滿城人心無不
如此矣雖曰渠之兵力亦不甚盛安知其不許和乎 上

曰户判所見甚分明實與予意同而父兄百官同此顛沛事勢已到罔極所當送使而亦不可無端送之昨聞李曙之言似爲有理歲時已迫送遺物饌喻以兩國本來相好而何以相厄如此云云而聽其言辭可也自我送人而請和則誠如户判之言雖已生飲心而故爲不歸矣渠若先言送人不報之意則答以汝每每欺我我亦豈能每每見欺云而渠若以誠意言之始爲發言曰十年和好之餘何以如此相厄耶我國則雖至於此猶不忘舊情送遺歲饌云云則似爲有據矣如是則既非乞和之迹而亦足以察其色聽其言矣藎國曰然則送酒米粘米等物如何　上

曰可也瑬曰欲送文書 上曰誰可往乎瑬曰當論堂下
堂上乎 上曰必送宰臣可也與渠有面分者可不齟齬
且此事在渠必有厭憚之心然後可以得成也瑬曰中景
稹欲抄精兵八百出戰矣臣有愚計 獻陵往還人尾匠
徐欣男者曾入賊陣望見將帥在處外固藩籬內張遮日
爲瓶陣而居而伏兵則不過數三云請得敢死士分四隅
以往而後立聲勢軍衆砲齊發則雖未獲巨魁而主大陣
驚矣瑞鳳曰令聞偵探人之言王子則不移故處云矣瑬
曰更得誠實人出送耳假使不能盡殲豈不愈於小出兵
擊零賊耶 上曰善矣十分詳察爲之蓋國曰以渠之不

送蘭英見之則似無辜我使入去之理若或辜入則必留
不送矣 上曰然矣瑞鳳曰朴蘭英不在賊酋處云矣蓋
國曰依 上教不請和只言其使則雖中路招馬胡言之
亦可也瑬曰以其不為進薄見之則渠亦知我形勢之難
犯也蓋國曰城險則固難犯也募以持久為悶瑬曰蓋國
每欲出大兵決一戰而此則甚難矣 上曰此地有牛酒
可得處乎羅萬甲曰酒則曾釀二瓮而下人等言其味甚
好請於今日倒清如何 上曰速為之仍歎曰武士中無
忘身出戰者奈何瑞鳳曰壬辰以後我國之遣兵者夥矣
未有若此軍之輕敵者誠為可嘉勇敢前進多致傷死極

可矜惻璽曰臣等皆經壬辰矣其時縱有斬級未有如此
軍之勇敢者也 上曰使勤 王之兵處處而来則賊必
畏懼而無人入来(若來)則寧有不違之理乎極可痛憤瑞鳳曰
申景瑗無防守處而其軍最精金自點若来則可以領進
矣 上曰毛裘之教誤事至此良可歎也瑞鳳曰尹昉等
入於江都可以規畫矣 上曰江都之事亦不善為之矣
汝禝曰渠曾言欲為送使則先招伏兵而問之云今日招
其伏兵問朴蘭英權仁祿何不送来云云如何蓋國曰此
則已言之矣 上曰所送使臣不可不擇若送如沈諿者
則甚不可也蓋國曰雖送牛酒自 上送之而若見却則

尤為耻辱臣等與馬胡有面臣等以 上意為書於馬夫
大使之傳送于王子如何 上曰問其言如何瑞鳳曰聞
渠言則其王子以義同兄弟言之直送于王子何如 上
曰左相往時之言憤不欲聞矣今且更言之瑞鳳曰臣言
世子國之儲君國君有故則世子當立故自古無世子入
朝之禮貴國新立當以禮法治天下而何責無禮之事乎
云矣蓋國曰聞其言辭非如昌原君入送之比也欲因以
為質矣瑞鳳曰渠言叔來則侄何不來見云矣今以歲饌
送於王子則必喜而受之似無見却之理也壍曰先為送
人喻馬胡通納使之意 上曰此則不可也謂瑞鳳曰結

末何以答之而来耶蓋國曰以必不可從答之則渠言勿
復出来云矣瑞鳳曰臣以春生秋殺之義言之曰有過而
伐之知過而容之乃天道也大國順天道則天下悅不順
天道則天下不服矣渠答云然則不復出来朝鮮自以為
知事每事必遲緩不須更来云云馬夫大犯青古鄭命壽
入言於王子而金汝良在其間傳語矣 上曰金汝良者
何人耶瑞鳳曰義州校生之被擄者也鳴吉曰渠言渠稱
大清皇帝而使我稱朝鮮國曰云非是輕言也植曰臣意
當曰綾峰君雖非親弟 君之至親也使臣不敢相欺故
直言之矣汝若欲得親王子則當送云云無妨矣張維以

為言辭當置餘地東陽尉以為必加一等矣伊賊果及
青宮之事蓋以我之語勢過為卑屈至於大國所命云故
渠敢出加一節之言事其後城守旣嚴又多𢷬殺故渠或
欲和而送使耶在我當應之曰汝等每每欺我故欲得朴
蘭英矣何不出送乎仍為探試其欲和與否可也若送牛
酒則渠必以我為情勢已屈也臣意則渠之來時當為酬
酢而旣不能然矣今後若或失利則更難送人矣請只招
馬夫大言朴蘭英出送之意如何　上曰此則渠已絶之
何必更言設使許和蘭英則不送矣鳴吉曰若誠信則和
固我願而不知誠信故不得許之之意答之而一邊備戰

其如何　上曰李植言牛酒不當送其意如何瑩曰我國之人不知故事故如此言也瑞鳳曰送牛酒而探其意亦何妨乎鳴吉更陳前言　上曰此則无爲無據前既不答令始送人有何義理聖秋曰送人探試猶之可也豈可送牛酒於賊有若勞其師者乎　上曰牛酒則無害也渠來而不答令始先要有若窮蹙而懇乞者則其亦拙矣且問曰此城之軍入來者不多而管餉使何以曰一萬四千耶予未之知也瑩曰小臣退去令軍士今日不爲出戰　上曰依爲之謂蓋國曰軍士之數似爲不實更爲查問蓋國袖出軍兵置簿曰元數一萬三千八百四十矣賊兵既無

二三百屯聚處又無相援者臣雖迂儒請專攻一隅植曰前日之戰軍士欲進而將官不下故不能逐賊有一軍卒挽執將官之手而下去云如是而可以討賊乎藎國曰若出千兵軍卒則豈不開一隅乎維聖求曰必待援兵之來然後可以出擊以此守堞之卒與之交鋒設若蹉跌何以為之瑞鳳曰以臣愚見斗酒之送似無所害而諸人如是防啓未可知也藎國曰出數千兵攻一隅設或蹉跌有何大妨終豈可坐而待亡乎今雖晚矣利見之路必開然後南軍可通矣瑞鳳曰舍我長技放兵平野與賊枝梧則豈不難哉鳴吉曰若送馬兵百餘於王子所在處臨宿猝擊則可

以蹙踏黑夜卒入以杖敺擊則渠何能應之乎聖求曰招
馬胡來則言送不來則不言亦何妨乎　上曰若不來則
寧非辱耶豈不無聊耶瑞鳳曰今日送徐欣男及廣州人
二人探其二陣詳其形勢如何　上曰此則體府爲之矣
藎國曰僧人春正事不可不急爲也　上曰此事重大何
不早爲之耶速與體臣議爲之鳴吉曰扈從落後不多稟
闕甚少故軍功之人一時除拜未易以空職除下望單出
入似煩請每日輪除如何　上曰依爲之景稷曰臣自壬
辰見戰事矣兵家勝敗不可逆覩芻粮已盡軍兵凍寒而
歷觀城上莫不感奮雖無斬級皆願一戰頃者登城望見

則李秀林者拔劒越戈而殺賊此古未有之事而李稹以
爲無人下戰矣捨此天險下去平野欲與賊爭長技則不
亦難乎人皆曰背城一戰者臣實不曉也諸道援兵不日
當至以無窮之我兵豈不當有限之賊兵而輕爲背城一戰
耶奴之鐵騎平野則不可當明矣以些少砲手一爲蹉跌
則事有罔測徐欣男偵知後乘夜出擊則可也盡國之請
擊一隅者其勢誠難脫有不幸置國何地我國之軍自昔
或夜擊或據險而成功者有之矣未聞爭賊長技而有獲
也萬甲曰小臣粮餉之外不敢論兵事而近日之事深可
欝〻我國之事專在於文具　君又入孤城已經十二日

白登七日之圍譏是小變而諸將悠泛曾不得畫一策行一事一事皆稟於 上前不和不戰恬然度日昨日則云以雨而不戰今日則以寒而不戰明日則必以和而不戰矣以不知進退之將終何能爲乎軍卒聞自 上輸念其沾寒至於感泣云此必無怨叛之心矣然兵以氣爲主氣挫則將何爲哉諸道援兵處亦當逐日送人分付其來路通喩師期可也備局諸宰不此之思悠悠泛泛只事浮談小小凡事必待 稟定凡一擧措一施爲兒童走卒無不知之使奴或爲間諜則何事不可知乎和戰之間當爲速決而今日亦無結末臣民不足惜置 宗社於何地自 上

不可不快決也 上曰何以爲之萬甲曰小臣有何計策
但只出軍卒任渠自爲則人情惡死誰肯冒赴大將雖不
出去不可不定將以送也芻粮道絶事機已急一隅之路
不可不通利峴爲三道之要地若奪而據之則命脉可通
也孤軍深入兵家所忌而古人以爲女真本不知兵臣意
東西南中不可不通一路也僧人熟諳山勢可令通喩諸
道監兵使定其期會處也若只令催赴而已則外方之人
必不知從何處可入也臣意都城亦不可不守也武士之
馬飢立將死縱出敢死士百餘騎突陣而出享忠清兵使
以來亦可也 聖上曾無失德必非亡國之主而誤了事

機每每如此恐不可以收拾也前者胡差之來何以酬酢
而年少之論太激遽加斥絶亦失一機矣南山白岳之形
勢與此城無異除送軍兵守其四門捕其衹直則賊必畏
憚而西路將帥處可以通命令矣不須四門出兵而專攻
一隅計之得也　上曰曾已送人矣景曾曰人之所見各
異備局之論各有同異請斷自　聖衷　上曰已决送人
矣不送牛酒而問答之説極爲無據矣萬甲曰兵不厭詐
一邊爲和形而一邊爲戰具實兵家之事也　上敎至當
若有解圍之路則雖和何害漢高祖以天下之大亦未免
焉渠若降屠則和之何害景曾曰牛酒不可送之説臣實

未曉也送使請和而不見許則耻辱豈過於此哉 上曰
人之所見不同如此牛酒之送以爲辱請和見却則不以
爲辱耶萬甲曰 上意合當則可以爲之何必每議乎退
出李景稷入對 啓曰大臣以爲奴營送使事今日可以
行之而酒未倒清體臣以爲胡兵方向利峴者甚多若迎
擊忠清軍兵而或爲敗衄則明日送人情迹似嫌今日先
爲送人於鄭命壽使之上來諭以明當送使之意似可故
令臣入 啓矣 上曰卿意如何曰臣意亦然先爲送人
要馬胡及鄭命壽而言之似可矣 上曰予意則不然設
向利峴李義培方在山城似無敗事之理必欲先爲送人

明朝送之而差晚進去何妨且鄭命壽等不無間事於我
國陪人之理若言城中窘急之狀甚不可必擇從者以去
可也景稷曰郎廳亦欲率去矣　上曰率去郎廳有何所
益景曾曰所帶軍官必擇人以去可也　上曰精擇以去
且御與彼接話何以言之景稷曰臣當曰汝雖背約吾則
不忘舊情歲時已迫王子亦來故持牛酒以來云云其外
則當隨問隨答矣臣前日言於馬胡曰我國曾無背約之
事而汝等何以至此云則答曰我國國書不爲開見來人
亦不給席此非背約乎以此出來云云今亦當責其每每
加僭之說而爲隨問隨答之計矣　上曰不須爲鬧人事

以歲時人事給之渠若詰相殺之事以迫近城下不得不
殺之意答之可也因　曰贈給之物當以何物耶曰牛及
酒也　上曰猪口亦可給也且本官無菓果乎景曾曰京
畿殘邑寧有菓果　上曰此太守素有儲蓄之才問之可
也且此處有銀盒銀瓶以銀瓶盛燒酒以銀盒盛菓果給
之如何景稷曰以　上意傳給則好矣　上曰渠雖獰惡必
不以此生怒矣予亦非欲以要悅也旣爲送使則必示待
接之意可也景稷曰伊賊言語不能相通只憑胡譯此爲
鬱鬱且前日則侍馬胡時有此邉通事而今則只憑鄭命
壽之口尤爲鬱悶然則明日入去事定奪乎　上曰依爲

之牽馬持饌之人及所舉去人詳細申飭使勿爲雜說話